

單說琴一件
音樂
雖只二百餘字而
實具子虛規模後
來蕭笛琴等賦皆
祖此

翼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留其佐也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道佚之志其奚

由至哉唐猶太子曰諸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者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

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子瞿

也而我以為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

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

子曰東方有松楸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樹鬱結

高千仞而無枝也張曼漢書注曰輪菌曲布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

之窟包咸論語注曰輪菌曲布也湍流逆波之澹淡之也澹淡逆流之波

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零散飛雪之所激也夏

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莊子曰異朝則鸚鵡黃鸝

鳴鳴焉爾雅曰鸚鵡秋鳴黃鸝唐賦曰王雉鸚鵡黃鸝記曰

言注曰鳥似雞冬無毛書二夜暮則羈此迷鳥宿焉獨鵲

晨號乎其下楚辭曰鳴鵲於晨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論語

擊之始閑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擊魯魯太師

也以其工琴謂之琴執事房善易謂之易京野蘭野

年野蘭成蘭被山民收為絮孤子之鈞以為隱九寡

之珥以為鈞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遠國語注曰鈞帶

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

失夫獨與九子居善頌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都狄切的琴徽也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堂樂

滋味

此段叙述似未甚
濃然亦何必段
濃只如此便且但
將文法一鍊即妙

之字句太排鑿鍾
力似猶未至

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
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
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
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
飛宋王笛賦曰麥秀蘄芳鳥華向虛處志兮背槁槐說文
與稿古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合羽翼而不能去野
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
周書曰蚊行喙息說文曰蚊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
蚊又曰蟻蟲也居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蟻為螻爾雅
曰蟻蟻蟻也往件羽切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手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搗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搗以芻蕘蕘國牛也
國語曰搗蒙幾何搗或為搗
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肥狗之和胃以山膚楚苗
詩曰其敷雖何維笋及蒲也

之食安胡之餘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菜也
也冒與菘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木可以為食唯
南子曰苗山之疑高誘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日
安胡彫胡也宋王諷賦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日
曰為臣炊彫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
切說文曰啜於是使伊尹前教易牙調和伊尹說湯以
嘗也穿劣

於是使伊尹前教易牙調和伊尹說湯以
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能蹠之臠勺藥之
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能蹠之臠勺藥之
將聞左氏傳曰宰夫膳能蹠不孰方信曰臠熟也音薄者
薄而韋昭上林賦注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薄者
之象鮮鯉之膾薄者未詳一曰薄切獸者之肉而以為
鯉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之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書

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灼山梁之餐豢豢之胎論語子
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山梁之餐豢豢之胎論語子
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
杜預左氏傳注曰秦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

此段比前章尤簡
然構法却淨四層
意次第出味態自
濃

大車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王
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羞必將能踏豹胎小飾
大獸如湯沃雪語孔子曰白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
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

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官馬齒
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
至也言以齒至矣服盤車而上太行也

前似飛鳥後類距
虛也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

而免穢麥服處躡中煩外以穢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

前曰稍染穢麥挈黃梁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羈臣縛
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脉債與外強中乾

易路易平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望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

季為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

之史記曰周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
曰夫備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

勞而易及輕謝令拾車壞則難樓季之走無時此兩人

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

其馬將必佚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

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
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

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
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

再勝卒得千金賈達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此亦天
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發也

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內具七種意山遊宴
辭賦宮館鳥魚草
木聲伎女色次第
鋪叙絕謹密而撰
語更工妙宛是高
唐子虛縮體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
其樂無有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荆山在荊州
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入淮
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是
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比物屬
事離辭連類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浮游覽
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虞懷宮名也連廊四法鄭玄周禮
若今四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注曰四句
漣城也溷章白路鳥孔鳥鷄鵠溷章鳥鳥鷄鵠翠鳥形
鰓鰓首毛也鰓龍德牧邑邑君年鳴鰓龍德牧並鳥形
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魚皆生於陰而

遊於水鳥飛於雲寂謬壽蓂莢蔓草芳苓言水清淨之處生壽
悠遠長懷寂謬無聲寂與寂音義同也字書曰壽諸草
也丈尤切菝音猪毛菝詩傳曰菝水草也力鳥切菝古
蓮字也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毛詩曰倚彼女桑毛菝曰女
桑柔桑也爾雅曰柳河柳郭
璞曰今河旁也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未詳一曰苗山
赤莖小楊也安國尚書傳梧桐并閭極望成林張揖上林賦注衆芳
芬鬱鬱亂於五風道甲開山圖曰女媧沒大庭也從容猗
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木茂盛隨風披靡故或
息或為須臾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景春
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為大
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
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滋味雜陳肴糝錯
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杜連未詳也

四字絕妙史記
語應自此變出

一事分作三節不
惟體格變化且頓
挫有節奏首節後
富次節簇湊三節
危而後兩節形
容尤妙意態踴躍
語句奇峭凡賦羽
獵者皆莫能及

該王逸楚詞注練色娛目流聲悅耳爾雅曰流擇也於

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文韻上林賦注曰

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

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

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泆流酒也許慎曰鄭衛使先施

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或有齒字誤

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子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

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如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鷹

先施哉徵舒段干傅子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

徵舒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

口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

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已見上文孫卿子曰閭娵

子奢莫之嫌韋昭漢書注曰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

雜裾垂鬋目窈心與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鬋燕尾也窈

書注曰挑燒揄流波雜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

也鬋所交切揄流波雜杜若以為芳杜若見下注說文曰

揄引蒙清鹿被蘭澤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

也賦曰沐蘭澤嬋服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

含若芳房中釋朝服襲嬋服入御于君

也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

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驎馬驪文如棊也尚書大傳曰

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鄭玄曰如今憲車也力送切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

虛賦又古考史曰拓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拓游涉

起彈鳥烏乃號呼此技為弓快而有力因名也游涉

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濠雲林雲夢之林楚詞

曰濠水掩青蘋游清風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崑

涯也掩青蘋游清風崑之嶺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類似涉陶陽氣湯春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而大陶陽氣湯春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楚

詞曰目極千里傷春心王逸曰蕩春心蕩滌也逐狡獸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

日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關子曰大於是極犬馬之才困

集于彭城之東並以所止為集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

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文子曰無相御之恐虎豹憎驚

鳥爾雅曰逐馬鳴鑣魚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鑿

也鑿角執履游麀兔蹈踐麋鹿汗流沫隊寃伏陵寤陵寤促也說

文曰窘迫也無割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

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李奇漢書注曰太子曰僕病未

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

有五氣喜氣內黃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其父薄衣兵車雷運

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於旗偃寒羽毛肅然

也王逸楚詞注曰運轉也音旋馳騁角逐莫味爭先徵墨廣博觀望之有圻

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圻也純粹捨犧獻

墨或為墨也說文曰圻地圻墻也魚斤切純粹捨犧獻

之公門尚書文師曰乃攘竊神祇之犧捨牲孔安國曰

詩曰獻太子曰善願復聞之於公

客曰未既孔安國曰尚書於是榛林深澗煙雲鬱鬱

虎並作莫閭貌也說文毅武孔猛袒裼身溥左氏傳曰

毛義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禮揚暴虎毛義身刃磴磴

曰袒裼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身刃磴磴

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收

帶說節俠

觀濤

此即今錢塘江
看潮
用五者字句下
甚跌蕩有勢
亦作兩節叙此
略陳下詳說此
虛形容下寔描
寫

獲掌功賞賜金帛

鄭玄周禮注曰掌手主也

掩蘋肆若為牧人席

張揖

上林賦注曰掩覆也

有酒嘉肴羞包膾炙以御賓客

毛詩傳曰肆陳也

也。客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講宴忠誠為

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貞信之色形于金石

毛詩存曰但以一諾不俟再三 貞信之教

陳唱萬歲無斃

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玃為諸大夫累耳然而

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

與諸侯遠方交

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

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血然足以駭矣

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温汾者所滌沲

者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

貌也爾雅曰凱沲也郭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

所由然也略智也縷况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

濤瀆兮恍曠曠兮秉意亭乎南山通望乎東海

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深

流攬無窮歸神日母

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德之泪乘流而下降者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泪疾或
 紛紜其流折者勿忽繆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
 臨宋汜而遠逝者中虛煩而益急朱汜蓋地莫離散而
 發曙者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
 於是澡粩曾中灑練五藏毛萇詩傳曰既滌也既與
 其五澹澈手足頰濯髮齒澹澈猶洗滌也澹胡敢切
 棄恬怠輸寫洪濁注方言曰輸脫也王逸楚詞分決狐疑
 發皇耳目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曰明當是之時
 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辟發鼓目披龍耳而觀望
 之也廣雅曰偃曲也郁兩切淮南子曰遺況直則小煩

懣醒醜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或不足以言也素問
 未足以論也黃帝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
 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行溢漂疾波涌而濤起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路焉下翔文
 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
 白馬帷蓋之張浩浩深廣之貌也澄澄高白之其波涌
 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蹙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
 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
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洶猛之勢

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
 雲霓游微霧鷲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純馳浩蜺前後駱驛賈逵國語注曰純專
 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顯顯印印据据疆疆華華將將顯顯印印波高貌也据据疆疆相隨之貌据据據據於切疆
 將顯顯印印波高貌也据据疆疆相隨之貌据据據據於切疆將顯顯印印波高貌也据据疆疆相隨之貌据据據據於切疆
 壁轟轟重重香雜似軍行太公陰符曰并我勇力重堅壁
 剛切協勻隱旬磕軋盤涌齋原不可當軋決無垠貌也
 貌通裔觀其兩傍則滂渤沸鬱簡漠感牽較手下律有似
 行貌也勇壯之卒律當為碑突怒而無畏踏壁衝津窮曲墮
 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穹石激堆碣
 字假借遇者死當者遠初發乎或圍之津涯夢軫谷

以下就地名標揭自初發至乃罷挨次順叙去最有條理而意態踴躍又不拘板所以妙

問揮贊語使又勢飛動不然又恐大

分或圍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曰涯如草
 淮南子注迴翔青篴御枚檀相青篴檀相蓋並地名
 日軫轉也枝水無聲也周禮曰衛枝氏斯玄曰迴翔水復流也街
 止言語顯謹也枝大如箸拂衛之也弭節伍子之山通
 厲骨母之場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
 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閭旦凌赤岸扶
 食鍾山畫游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
 桑橫奔似雷行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
 秋分朝轉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更迅猛然並以
 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
 掃竹也山海經曰湯谷二有扶木誠奮厥武如振如怒
 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
 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池池渾渾狀如奔馬
 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
 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沌渾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書
 曰王指子胥於大江口勇士之勢乃有遺鄙發憤馳騰

氣若奔馬。沌徒。混混。鹿鹿。聲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
 本切。渾胡。本切。混混。鹿鹿。聲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
 勾踐曰。浩浩之水。聲發怒。屋水。清升。踰跼。言初發怒。少
 音若雷。霆。鹿徒。本切。發怒。屋水。清升。踰跼。言初發怒。少
 選之。頃。清者。上升。遮相。踰跼也。說文曰。屋。礙止也。屋。竹
 栗切。屋。或為。衣。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蒼曰。
 沔。釜。沸。出也。徒。谷。切。如。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辭。
 溥。漢。書。注。曰。跼。超。踰。也。日。陵。陽。侯。之。記。濫。弓。王。逸。曰。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
 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
 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發。紛。紛。翼。翼。波。涌。雲。亂。黃。雅。曰。
 也。毛。萇。詩。傳。曰。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
 翼。翼。壯。健。貌。也。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
 中。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險。險。戲。戲。崩。壞。陂。池。
 田。丘。陵。為。之。顛。覆。然。後。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
 決。勝。乃。罷。合。戰。決。勝。御。汨。浮。漫。披。揚。流。灑。與。也。汨。密。湘。
 水。流。疾。也。字。書。書。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
 日。浮。漫。流。貌。也。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
 日。浮。漫。流。貌。也。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

漫漫蒲伏連延沈沈漫漫魚鼈顛倒之貌也蒲伏神物

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郭璞爾雅曰

此天下恠異說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郭璞爾雅曰

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孔安國論語注

若莊周魏牟揚朱墨翟便蚘詹何之倫呂氏春秋

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呂氏春秋

鈞鈞方鯨加以詹何蚘環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呂氏春秋

釣於玄淵七略曰蚘子名淵楚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呂氏春秋

萬物之是非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孔老



覽觀玄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
壽度之也直流切史記蒯通曰以此亦天下要言妙道
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
聽聖人辯士之言潏然汗出霍然病已潏汗貌也莊子
乃顯切霍疾貌也

七啟八首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
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啟王叔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
之野中人也謂大荒飛遊離俗澄神定靈九師道訓曰遊而能

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飲也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莊子曰夫輕爵祿
馬彪曰材身也蔡邕釋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列子曰
莫如虛靜也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舞賦
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鏡
鏡照機微也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超野追風經迥漠出
幽墟入乎泱泱之野遂屈玄微子之所居子虛賦曰過
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山子虛賦曰其西則激水推後背
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儀禮曰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
上古也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爾雅曰山
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山海經曰地

也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焚葛藟

而登距巖而立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順風而稱

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予聞君子不遯俗

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周易曰避世無悶幽通賦

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禮記注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

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經曰耗蒼頡篇

曰耗消也史記大史公曰春秋上明時譬若畫形於無

象造響於無聲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

之和上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揚於解難未之思乎何

所規之不通也論語子曰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謹有是

言乎鄭玄禮記注曰謹悲恨之聲也夫太極之初渾沌

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初為一後為天地人

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天渾沌無形體宋均曰

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為元在老

為道義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列子曰形芒芒元氣誰

知其終春秋命曆序曰元氣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莊子

名失已非士也又魏文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

風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毛詩序曰假靈龜以託喻

寧掉尾於塗中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

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

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

尾於塗中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

靈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

演聲色之妖靡羽獵賦曰遊觀後靡靡小雅曰演廣也尚

良甫朝也妖靡盈庭忠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

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人探隱拯沉小雅

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沉溺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

耳以聽玉音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

鏡機子曰芳菰精神霜露露葵張揖上林賦注曰彫

主人之女為臣炊厨之飯文曰釋系列名釋與押

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苾苾玄曰遂

牛類遂與蓄音義通也宋玉賦賦曰為臣者露葵之藿玄熊素膚肥豢臙肌玄

周禮注曰犬豕曰豢臙肥兒也女龍切蟬翼之割割織析微蟬翼言薄也

為重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

斥鷃珠翠之珍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鷃搏扶搖而上

日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尺古字通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寒芳

岑之巢龜膽西海之飛鱗寒今臙肉也監鐵論曰煎魚

韓鷄本出韓國所為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

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岑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鱷

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濩水出焉是多臙江東之潛鼉

騶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臙江東之潛鼉

雙漢南之鳴鶴說文曰雙肉羹也蒼頡解揉以芳酸甘

和既醇鄭玄禮記注曰揉少汁臙也子交切收調辛禮記曰

神玄冥北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禮記曰

西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紫蘭丹椒施和必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鄭玄曰主給調和也張

衡七辨曰芳以

滋味既殊遺芳射越

上射賦曰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

散乃有春清酒康狄所營

毛詩曰爲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

釀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

戰國策曰梁王請爲魯君率師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

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南子

卦之遂疏儀狄乃絕首酒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南子

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汎溢高誘曰東風木風也木味

酸入酒故醱而汎者沸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

黍爲酒湯接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爲酒宋衷曰麥陰彈

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接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

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禮記曰季夏之月其音徵其味甘

也於是盛設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醋烈馨香香釋

曰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年可以和

謂霍光曰今群臣鼎沸上林賦曰醴郁淑烈也

服飾

神可以娛腸精神人之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

乎玄微子曰子甘菘藟集暇此食也韓子曰橋根之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敏藻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

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藻飾以文犀彫以翠綠國語

文犀也說文曰縛繫束飾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國語

之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

龍領下韓子曰楚人和氏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陸

截鴻水不漸刃聖主得賢臣頌曰巧治鑄干將之璞陸

劍陸斷牛馬水擊鴻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劉梁七舉曰

耀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纁九就翦玄曰

就成也每纁九成則九旒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

旒者華組之纓從風紛紜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

以為冠纓又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戰國策應侯謂曰纓冠系也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符采照爛流景揚輝劉淵林蜀都賦注為天下名器也

也說文曰黼黻之服紗縠之裳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景光也黼黻之服紗縠之裳自龍衮而下至黼黻漢書曰江充衣金華之帛動趾遺光言以金華飾帛故動紗縠單衣也

劉欽郡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

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緹

綢繆或彫或錯說文曰緹織成薰以幽若流芳肆布文曰薰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爾幽若猶蘭曰幽蘭也擬古詩曰屢見流芳馥毛萇詩傳曰肆陳也雍容閑步周旋

馳驅聖子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西施已見上文毛詩曰巧

游獵

笑倩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子虛賦曰終下與又曰游獵之地饒涼若此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

馬飾玉路之繁纓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故曰雲龍也周錫樊纓鄭玄曰樊讀如般軍謂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繁與般軍古字通垂宛虹之長綫抗

招搖之華旂楚詞曰建雄虹之綫旌禮記曰天子殺則旗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謀其怒鄭玄曰綫讀為彘氏之旌勁書招搖星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也捷忘

歸之矢秉斨弱之弓儀禮曰司射摺三挾一箇鄭玄曰弱之弓忘歸之矢忽躡景而輕鷲逸奔驥而超遺風

以射墮兕於夢也

作漏跡是

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訪湯曰青龍之西遺風之乘高誘曰皆馬名也疾若比遺風於是

磧填谷寒榛數平夷綠山置置彌野張果謂之周禮注

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也然後會圍廣雅曰狽

徒雲布武騎霧散說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

散丹旗耀野戈受皓旰南都賦曰曳文狐揜狡兔禮

李斯曰帝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捕覆也捕覆也捕鷓鴣振鷺

皆鳥之名當軌見藉值足遇踐西京賦曰當足見飛軒

電逝獸隨輪轉孫該琵琶賦曰翼不暇張足不及騰

西京賦曰鳥不暇動觸飛鋒與挂輕雷西都賓曰鳥

應鋒留昇亦同也班固漢書序曰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雅

應鋒留昇亦同也班固漢書序曰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雅

曰草藪騰山赴虛風厲炎舉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

逸注云炎去疾貌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書傳

虛賦曰發火華也必決音呂氏春秋曰養由於是人

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

稠網密地逼勢勃見闕之獸張牙奮鬣毛詩曰進厥

怒也哮與號同也志在觸突猛氣不懼情已見乃使北

宮東郭之疇目孟子曰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岐曰北宮姓黝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好勇者一人居

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始相飲乎觴數行

曰始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生抽豹尾分裂羶膏爾雅

似形不抗骨不隱拳小雅曰抗禦也服虔漢批能碎

掌拉虎摧瓊掌能踏也孟子曰能亦我所欲野無毛

稍流動有態 宮館

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羽翮賦曰割滯於是

駮鍾鳴鼓收旌弛旆周禮曰鼓比日駮鄭玄曰雷擊鼓曰駮

解頓網縱網罷獠回邁頓猶捨也說文曰縱緩也駮駮齊驥揚鑿飛

沫南都賦曰驥驛齊鑿舞賦曰龍驤橫擗揚鑿飛沫也俯倚金較仰撫翠蓋東

曲鈞高唐賦曰規為旌翠為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國

閑也豫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方也此羽獵之妙也

子能從我而觀之乎高唐賦曰傳言羽獵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

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重屋皓皓李充高安館銘曰增臺

班婕妤自傷賦曰仰視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竚觀

基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詩傳曰崇立也彤軒

文棲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墀綺井含葩金墀玉箱金墀

祀也西京賦曰金祀温房則冬服絺絺清室則中夏含

霜劉騷駢玄根頌曰前殿冬絺李九華閣綠雲飛陞陵

虛魯靈光殿賦曰飛頰眺流星仰觀八隅魯靈光殿賦

頰音俯升龍攀拳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龍

賦曰翺龍仰而不逮周也繁巧神恠變名異形班輸無所

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明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

子曰離婁之明趙歧曰古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

榮熙天曜日熙光素水盈沼叢木成林楚辭曰含素飛

水而蒙深

翻凌高鱗甲隱深於是道遙暇豫忽若志歸楚辭曰觀

也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莊子曰任子為大釣巨網

竿東海旦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魚大食之牽巨釣陷

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吳越春秋曰越王欲伐

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黃帝

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甘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

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虞侯翼侯魏侯也勢卸流水輕繳弋飛吳越春

種曰深川之落殿羽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賈誼甲屈原

魚死於芳餌神然後采菱華擢水蘋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詩傳

曰蘋弄珠蠶戲鮫人揚雄蜀都賦曰蠶含珠而擘裂劉

諷漢廣之所詠賈游於水瀨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

思薛君曰游佳神景於中止被輕縠之織羅毛詩曰宛

女謂漢神也

子虛賦曰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廣雅曰歌曰

雜織羅也望雲際号有好仇天路長号往無由楚辭曰君誰須兮

子好仇枚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佩蘭蕙号為誰脩宴婉絕号我

心愁楚辭紉秋蘭以為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

之人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子

助巖穴未暇居此也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

亦將有才人妙坡遺世越俗漢書曰傳昭儀少為人

遺離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史記曰紉使師涓

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作新濠之聲北里

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尔乃御文軒臨洞

聲色

CENTRAL LIBRARY

庭文畫飾也軒殿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

也新語曰高臺百琴瑟交揮左篪右笙廣雅曰振動也毛

篪鍾鼓俱振簫管齊鳴詩曰蕭管備舉然後姣人乃

被文縠之華祛振輕綺之飄飄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

袿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宋玉調賦曰主人之

先為花勝上為鳳凰以翡翠為揮流芳耀飛文韓康伯

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

散也歷般鼓煥煥紛張衡舞賦曰眾長裾隨風悲歌入

雲列子曰薛談或子謂於表示青龍舞青躡捷若飛蹈虛遠踞

廣雅曰趨趨行也今為躡古凌躍超驪宛揮霍楚辭

驥推阿西京賦曰翔爾鴻鸞然其沒爾雅曰翦舉也

立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西京賦曰紛縱馳而

相應而生飛聲激塵衣違厲響魯人虞公發聲動梁

辭曰余思舊鄉心依違才捷若神形難為佛神動曰仿

為象也於是為歡未潔白日西頰東都賦曰士怒未潔

髮兮拂蘭澤蘇華已見浴神賦形媚服兮揚幽若說文

南楚之外謂好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楚辭曰既令睇兮

貌時與吾子推乃手同行我携手同行踐飛除即閑

房司馬彪上林賦華燭爛幢幙張秦嘉贈婦詩曰飄飄

注曰除樓陛也

游俠

傳曰子產以帷幙行舞賦曰動朱唇神女賦曰朱動朱唇發清商齊的其若丹宋玉笛賦曰吟

清商追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九秋之夕言其長也

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

成仁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論是以雄俊之徒

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

禮記注曰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史記

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

曰諾退見荆軻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已今太子

疑光非節使也欲自殺以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左氏傳

此似自論

為果致果為毅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威懼

萬乘華夏稱雄漢書曰天子畿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辛

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

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皆飛仁揚義

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

注曰方常也楚詞曰凌轢諸侯驅馳當出呂氏春秋曰凌

日轢車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說文曰揮

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願焉

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願焉

尔雅曰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

量乾坤等曜日月乾坤天地也張超臣父頌曰合量乾坤象曜日月也玄化參

神與靈合契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令雖未出

化馳如神劇秦美新曰與天剖靈符地合神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

國語曰少昊之妻九嫔亂德韋昭曰九黎焚於民九人尚

書帝曰禹惟時有苗不率汝祖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

數于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蓋惠及乎黎苗超隆

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

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東萊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皇之遐武薛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

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也

河濱無洗耳

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毛詩曰隋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

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為巢而寢其

上時人號是以俊又來仕觀國之光尚書曰俊又在官

日巢父也韋昭曰仕於晉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左氏傳

不遺德刑杜預曰遺失也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

堂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正流俗之

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

舊章不可志也散樂移風國富民康樂解朝曰散以禮

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春秋神應休臻屢獲嘉

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

總集瑞命備致嘉祥也

舒光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露

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

道之國也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禮斗威儀

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

倫則鳳皇至廣雅曰聆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

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霸王

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然主上猶以沉恩

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歲

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尚書曰胡南既壽教廣雅曰厲高也

以投綸而逝也淮南子曰窳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

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礪溪之水呂尚釣

崖下趨拜尚立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鄭玄曰以繩為之綸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法言

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韓曰天下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滋欲以厲我

祇攬予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勸勉也毛至聞天下穆清

明君莅國史記曰漢典已來受命於穆清泰運釋誨曰

也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周易曰損益盈虛與

句曰素質也言人但有今予廓尔身輕若飛劉涓子七

質朴無治人之材也願反初服從子而歸楚詞曰進不入以離尤

然神悟霍願反初服從子而歸楚詞曰進不入以離尤

傳楚辭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三十四

三十四

文選

十五

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學賢館學直學直學直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公九錫文一首

七命八首

張景陽

渾漢公子含華隱曜

渾漢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結潛光惡耀世嘉其

也嘉遯龍盤翫世高蹈

周易曰嘉遯貞吉尚書大傳曰盤龍貴信越其藏鄭玄曰蟠屈

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

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子曰

絕景平大荒之遐阻吞嚮早幽

山之窮奧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曰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南山與

於是御華大夫聞而造焉

也隱處乃勅雲輅駭飛

黃

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袷輪淮南子越奔沙輾流霜

七華曰超重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

淵越流沙

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纒顧

石室而迴輪

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窟窮阜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

遂適沖漠之所居

西王母其居也崢嶸幽藹蕭

瑟虛玄

廣雅曰崢嶸深冥也溟海渾濩涌其後解谷

嘈張其前

又曰溟濩下貌也胡郭切漢書曰取竹之崢嶸音義曰

音尋竹竦莖蔭其巖百籟群鳴聳其山

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籟則

聞也衝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

CENTRAL LIBRARY

東京賦曰飛

於是改是絕巘

遊長風毛萇詩傳曰巘小山

京賦注曰

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

論語子張曰敢

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

釋賓曰聖人不違時而遜迹賢者不肯俗而遺生必耀

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

東觀漢記曰封禪其

札也陳琳韋端碑曰撰勒洪伐

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

獨竄

陸沉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

有生之

歡滅資父之義廢

漢書曰夫人生有父以事君而敬同愁

洽百年苦溢千歲

古詩曰人生不滿

何異促鱗之游江

濟短羽之棲翳會

張升與任彦堅書曰今將老弱處

冷切說文曰濼絕小水也奴冷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

寶院子以縱性之至娛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七

窮地而游中天而居

之祛騰而上傾四海之歡

殫九州之腴

肥者西都賓曰華實之

錯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

之乎

言屈轂之瓠難鑽疏屬之拘難解今欲以辯而鑽

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斷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

無用此瓠為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

持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

乃捨之疏屬之山在

公子曰大夫

不遺來萃荒外

毛萇詩傳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不敏說文曰話
會合善言也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楚辭曰北

龍絕然北方極
陰故曰太冥
含黃鍾以吐翰據蒼岑而孤生禮記曰

月中央士律中黃鍾之宮尚書曰嶧
陽孤桐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琴也既乃瓊巘嶒峻金

岸岬嶂瓊嶂玉山也魯魯靈光殿賦曰削峻嶒而龍左當

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無跣實之蹊淮南子

虛而飛獸蹠實而走高誘曰實
地也廣雅曰蹠履也蹠與蹠同

危貌也茗貌高切晞三春之溢露朔九秋之鳴飈毛萇詩

貌也茗莫冷切與
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

與迥同已見上文古樂府有歷九秋安薄相行零雪寫

其根霏霜封其條毛萇雪類故通言之木既繁而

後綠草未素而先彫後榮涉秋先彫也於是構雲梯

陟嶂嶒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長笛賦曰構

製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製

呂蒼頡篇曰剖析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

陰木鄭玄曰陽水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營匠

斲其樸伶倫均其聲營匠未詳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

石字伯說文曰斲所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籥谷之竹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皇

之音以比黃鍾之宮器舉樂奏促調高張禮記曰金石絲竹樂

急微也音朗號鍾韻清統楚辭曰操伯牙之號鍾

也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追逸響於八風采音律

於歸昌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

詩外傳曰歸昌上啓中黃之少宮發聲收之變商中

翔集鳴曰歸昌上啓中黃之少宮發聲收之變商中

土色禮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
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為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
宮之際天授中徵以及衆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

西頽暄氣初收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火為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猶西流

禮記曰仲秋飛霜迎節高風送秋柏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未森風激其崖李

尤七款曰季秋末際高風焱厲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左氏傳陳

敬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忱後漢書序撫

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撫

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賦曰寒心酸鼻黃雅曰揮

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

調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

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咏蒼頡奏綠水吐白雪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

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宋玉風賦曰為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曰激衝急風也結風

幽蘭白雪之曲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曰激衝急風也結風

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悲萱蕪之朝落

歌樂者猶復依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

悼望舒之夕缺田傑子曰堯為天子賞莖生於庭為帝

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

御也古詩曰四五蟾兔缺螢聲為之擗標嬭老為之鳴

咽寡婦為聲毛詩曰痛姆有標毛萇曰擗消心貌淮南

子曰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

嬭高誘曰寡婦曰孀

仰秣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

有嗟天煉慨骨騰肉飛說文曰嗟吹嗟音虛秣賦曰或

也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秘宇彫堂綺龍楚辭曰彷彿芳蘭宮魯靈殿說文曰龍雲井爛汗瓊壁青葱禮記曰疏屏夫子廟

房室之疏也樹刻之為雲氣王褒甘泉賦云耀照形之玉壁也應門八襲襲臺九重乃立應

門郭璞爾雅注曰襲猶重也及古文曰築作傾表以百

官飾珥臺韓子箕子曰紂必為九重高臺也

常之闕園以萬雄之壙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建金城

傳曰痛城也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方言曰堯高

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啓曰仰清風而立觀國

語曰秀出於衆秀乃出貌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於中

臺之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陸陵山禮鄭玄

注曰榮屋翼也魚曰靈光殿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

賦曰飛陛揭孽綠雲上征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

車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

軒長廊也頽素炳煥粉拱嵯峨毛萇詩傳曰頽赤也

粉古字陰蚺負檐陽馬承阿蚺龍也楚辭曰仰觀刻楠

通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廣雅曰

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錯厠也

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劉欣期交方疏含秀圓井吐

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也

葩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聰綺疏圓淵方重殿疊

起交綺對洈西京賦曰交綺繡以疏華也幽堂晝密明

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晏子春秋景公

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果於蚊睫

飛乳去來而不可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若乃

目厭常玩體倦帷幄列子曰聲色不可常玩聞携公子而雙游時娛

觀於林麓曹大家列女傳注曰麓登翠鳥臨丹谷華草錦

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

恣歡仰折神靈俯采朝蘭一本草經曰白芷溯黃嵐於衡

薄眷椒涂於瑤壇遠讓章華亭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

書曰備觀此眺瑤堂王逸楚辭注曰壇猶堂也爾乃浮三翼戲中泚越絕書伍

大尺小翼一翼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潛鯁

駭驚翰起呼車以為軫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翼後者

也沉絲結飛矰理毛詩曰其鈞維何維絲伊縵毛萇曰

增矢用諸弋射鄭玄曰挂歸翻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

紫淵之裏歸淵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為鵠背負

後縱掉隨風弭楫乘波杜預左氏傳曰弭放也吹孤竹

公以余未能也

拊和雲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陵之歌

歌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溲書曰淮南鼓負八人歌甲東莞舟兮

為水嬉臨芳洲兮振雲芝淮南子曰東莞舟郭璞曰舟為莞形制今吳之青

樂以忘戚游以卒時寤夜為日畢歲為期外蓋宴居之浩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五

而處之乎毛詩曰或燕大夫曰若乃白商素鄰月既授衣秋之月其音商詩曰九月

授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凝結也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築園助天地

又歎密葉晨稀得因氣以效報臨金郊而講師禮記曰季秋之月天子乃

戎剛建雲髦啓雄武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也

曰戎車三百而詩曰元戎十乘漢書曰衛青會武剛車自環為營張宴曰兵車也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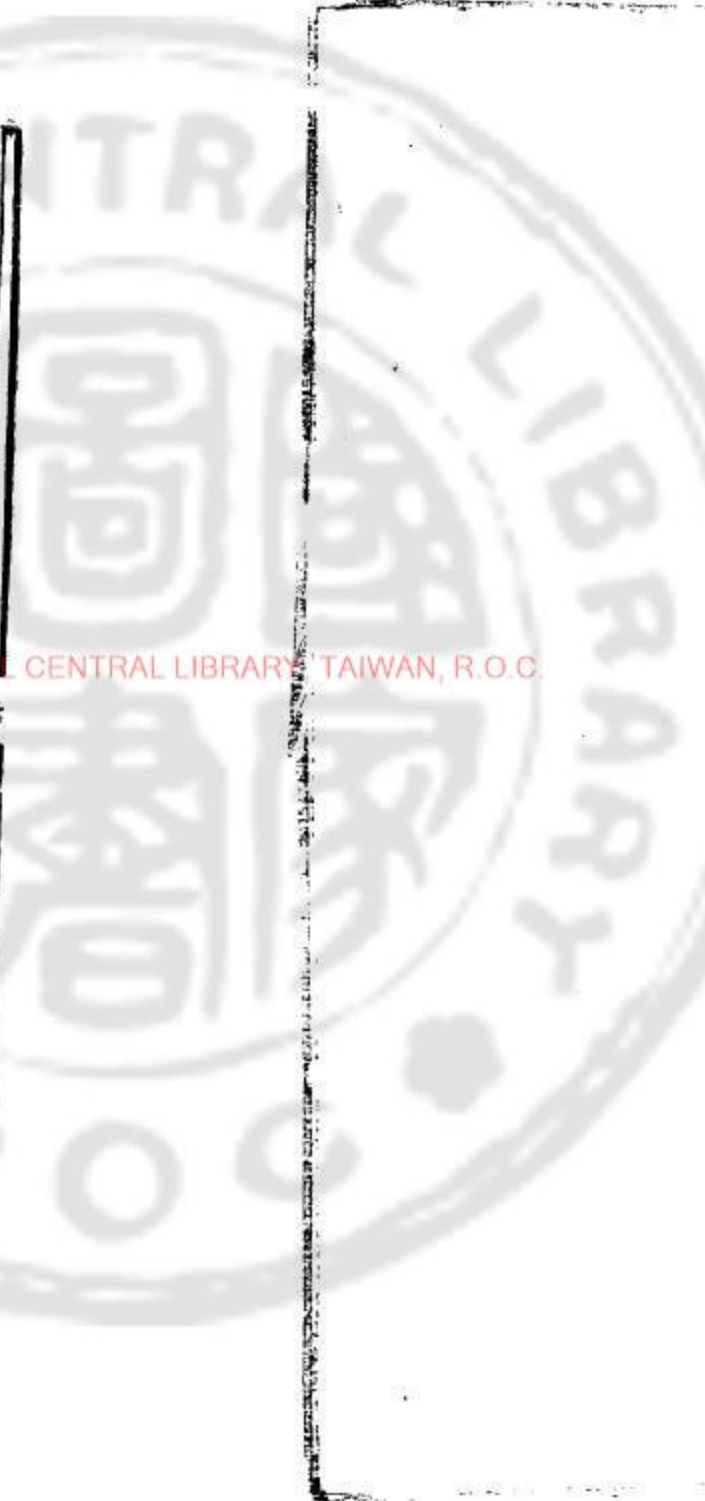
鬣雲旆竿上施旄也上林賦曰連雲旆鬣鬣與旆字通子處賦曰建干將之旌戟

芒鋒也漢書賈誼曰解十
二牛而芒刃不頓也
駮馬圖有含陽侯驃疑含即紅聲之誤也左氏傳曰也羽隊於外林維

唐成公有兩驃驪馬馬融曰驃驪居也馬似之也
輕翼於中荒
羽隊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為兩翼夜火相望屯聚也

爾乃布飛羅
羅或云飛羅

駕紅陽之飛
鷲驂唐公之驃驪
紅陽飛鷲未詳或曰



飛羅盧
端切張脩民爾雅曰云魯謂之羅或作民音曼夫然羅民

之意蓋同劉流羅或為羅也陵黃岑桂青鸞爾雅曰鸞隨

隋長者制書長豁以為限帶流豁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

外無漏迹廣雅曰疏通也七啓曰叩鉦數校舉麾旌獲

周禮曰鼓鈸鳴鑼車比行鄭玄曰鈸鉦也散為陣列而

射則贊張侯以田鄭玄曰之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氏

也獲殼金鐵馳鳴鑼鳴鈸鳴之漢書曰冒鼓乃作焉鑼音

義曰箭鏞也如前剛豪落勁翻車騎競駑馬駢武齊轍

說文曰駑亂馳也駢並也武長詩傳曰合翳忽揮霍雲迴
武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今翳忽揮霍雲迴
風烈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舉戈林竦揮鋒電滅賦曰

戈矛若林廣仰傾雲氣果俯彈地允禮有允氏葬玄曰
雅曰竦立也
乃有圓支之狝斑題之狝毛詩詩僅曰豕一豕曰豕狝又
狝從指諸獸也鼓鬚風正怒目電瞬七從切也口齧霜刃足
不專論豕也
撥飛鋒說文曰撥齧骨也胡狡切甄林蹶石扣跋幽叢
甄以鼻搖動也五忽切甄漢爾雅注曰跋動搖之貌也
居月切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詩詩傳曰跋躡也
扣跋或謂於是飛黃奮銳貴石逞技史記曰蚩尤以
却伏也
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復而右博騶虎說死曰勇士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陸行不辟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
使王孫聖占夢聖遂占之不言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
椎椎殺聖張華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千二百斗
也蹶封狝價馮豕馮南子曰封太也方言曰南楚人謂猪為
狝爾雅曰價價也甫運切價或為為拉魁驢挫獬廌爾雅
拉非也王逸楚辭注曰馮大也

白虎虺里虎張揖漢書注
曰狝廌似鹿而一角也
手擊也補買切
挂山僵躡掩澤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謂之躡也勾瓜搯鋸牙捍注南子曰勾
上林賦注曰數為毛林隱為丹薄鄭玄周禮注曰躡前覆也張揖
曰掩覆也
薄於是撤圍頓圍卷旆收為鄭玄禮儀注曰撤除也頓
則載焉
虞久數獸林衡計鮮周禮有虞人六有林衡孔
曰鮮
論最犒勤息馬音玄張見漢書注量功第一也西
傳注曰犒勞也
又曰韜藏也
醴方駕
授養
千鍾電醕萬燧星說文曰鍾酒也軒說文曰軒車也
飲酒盡也
陵皇霜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彈回節

而旋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

我而為之乎卦釋文曰天下之壯觀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治所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

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齋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為鐵

劍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將使之作鐵劍三

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邪谿之銚赤山之精越絕書曰

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曰薛燭王召而

問之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

溪涸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銚劍銷踰羊頭鑊越鍛

鐵堇也徒鼎切精謂其中尤善者

成淮南子曰苗山之銚羊頭之銷雖水幽龍鬚陸剗兕

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鑊或謂為鑊磨雅曰鑊銚也

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劍手自署姓各尚

書陳寵齊南鍛成乃鍊乃鑊萬辟千灌切說文曰煉治金

蒼頡書曰銀椎也

曰鑊銷也說文曰銷鑊金也辟謂疊之落謂鑄之典論

曰魏太子不造百辟寶劍長四尺王莽刀銘曰灌辟以

熟質象豐隆奮樵飛廉窮炭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

以呈擊素蛟龍捧爐天帝裝炭思玄賦注曰豐神器化成陽

隆雷公也王逸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

文陰綬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

之作治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

先師親操身以成物妻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

揃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長理干將將其陽出

其陰而獻之闔流綺星連浮彩豔發曰王取純鈞薛燭

問闔問其重之觀其劍闔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光如散電質如耀

至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劍齒掾切

雪蕭子曰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文帝大霜錡

水凝冰乃露蕭子曰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霜錡

CENTRAL LIBRARY

曰凝冰之潔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鈎薛燭觀其形冠豪

光如冰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之將釋也

曹名珍巨闕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

名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指鄭則

者金錫和銀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

三軍白首塵晉則千里流血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

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於是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

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白也

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馬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榛溲折

曰蘇秦曰韓卒之劍水擊馬馮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

巨闕曰吾坐露壇之宮有馮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

吾引劍而相之馮駕斷浮翮以為十絕重甲而稱利云

爾而已哉浮翮馮馮也巴見上注史記蘇秦說若其靈

寶則奇辟無方奇鋒異模說文曰奇辟也鄭玄毛詩箋曰模

也法形雲霞薛蜀光駭風胡越絕書為燭天越春價兼三鄉

聲貴二都越絕書勾踐示薛燭純鈎曰客有買之者有

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向足言焉然其買二劍而云三

者避下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越絕書曰闔廬蓋道

行秦楚楚王卧而設湛盧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

與師擊手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也

論秦

瓜牙景

附函夏承風

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

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

舜之為君四海承風

良曰五段大夫相秦強德諸侯而入戎去秦服也

人開闢延敵九國之師避逃而不敢之史記趙

台詔曰舊無前之威

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

台詔曰舊無前之威

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

台詔曰舊無前之威

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

台詔曰舊無前之威

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

台詔曰舊無前之威

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

台詔曰舊無前之威

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

而服之乎

魯靈光殿賦曰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

逸能超越

天驥天馬也

駿或為騏傳

玄乘與馬賦曰九方不能

則其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臯之所觀天機也

宣氣靈淵

受精皎月

尚書傳

曰南示受也

玄采紺發

趙文曰

目也音開說文

生也

月而眸

黑照

玄采紺發

說文曰

曰紺深青月而赤色也

沫如揮

紅汗

如振血

漢書天馬歌曰

汗血濡濡也

流沫如赭也

韓康伯周勃注

秦主有不能識

曰揮散也

其衆尺方

堙不能觀

其若滅

呂氏春秋曰

古者善相馬

皆天下良士也若之趙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

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

樂曰夫馬者若滅若沒若

爾乃巾雲

軒踐朝霧

鄭玄周禮注曰

亡若失若比者絕塵弭轡

巾猶衣也雲

赴春衢

秋御秋駕也

司馬彪並

軒已見上

蚪

踊騰騰麟超龍翥

甘泉賦曰

春騰芳六素

對劉梁七

師以術儀

有騏驎徑駿南節賦曰

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

李九七漢曰

神奔電馳星

流天驚則莫若益野騰駒

也

志凌九州勢越四海景不及形塵不暇起

也志凌九州勢越四海景不及形塵不暇起

兩乃踰天

兩乃踰天

兩乃踰天

兩乃踰天

兩乃踰天

之馬影不及形浮箭前未移再踐千里

浮箭謂

兩乃踰天

兩乃踰天

兩乃踰天

兩乃踰天

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

淮南子

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

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

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

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十稔

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

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里七十步使暨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

二億三萬三千

父爲之投策

父爲之投策

春秋元命苞曰

陽鳥爲之頸羽夸

父爲之投策

父爲之投策

父爲之投策

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

使暨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

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里七十步

使暨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

二億三萬三千

父爲之投策

春秋元命苞曰

陽鳥爲之頸羽夸

父爲之投策

父爲之投策

父爲之投策

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
至道渴而死弃其杖為鄧林
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

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大梁黍黍未詳瓊山禾即崑
崙之山禾禾山海經曰崑

崙之上有大禾
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尚書帝曰

時百穀賈誼曰神農嘗百草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禮記曰

曰庖人掌火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鵝鴨雉鴝鴒
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

黍與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
尚書曰每物惟其禮記曰加

所生謂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伊尹也章昭漢書

也味重九沸和兼勺藥
呂氏春秋曰尹說湯曰九味之

變為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晨鼎
火為之節也文頴上林賦注曰勺藥五味之和

露謂霜鴉黃雀
說苑曰魏文侯嘗晨鳥兒霜露降鴉鳴黃雀

王逸曰鴉
園案星亂方丈華錯
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

勤也墨子曰美食方寸目不能徧徧得口未能徧
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

蹠翰音之跖
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極能蹠不熟禮記

之食雞也食其跖
鸞髀猩脰髮殘象白
呂氏春秋伊尹

者雋鸞鳥之髀孫炎爾雅注曰鸞胡圭切說文曰髀股外也
裨爾切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脰之脰髀象之

約高誘曰髮髀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
之美也髀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殘白蓋髮肉之異名也崔駰

博徒論曰洗鳥髀羊
靈淵之龜萊黃之鮫
七略曰寒方苓

曰江胡之魚萊黃之鮫不可勝也漢書東
萊郡有黃鮫說文曰鮫海魚也待來切

丹穴之鸚玄
豹之胎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鸚五采名



南山有玄豹六韜曰殷君玉杯象箸
不盛菽藿之美必將能蹻豹胎也
梅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醢醢以烹魚肉

燁燁之以薪杜預曰燁燁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
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醢醢醢醢和以密酪廣雅
曰沾溢也醢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

鹽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
梅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殷君陳玉杯象箸也
韓子曰紂為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范

公之鱗出自九溪
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
生之法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為

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懷子鯉魚以二月月上旬庚日內也
中養鯉者鯉不相
食易長又貴也
頰尾丹鯉紫翼青鬢
頰尾丹鯉已

見上文上林賦曰捷爾乃命支離飛霜錫
鬢掉尾振鱗奮翼
能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司
馬彪曰朱生也評漫名也益人名也評普彭切霜錫已

文上紅肌綺散素膚雪落
七格曰玄熊素膚
又曰雜若散雪
妻子之

豪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
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
未楚辭曰蟬翼為重
繁系有既闕亦有寒着
日關訖

也周禮曰朝事之蓬鄭司農曰朝事
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蓬也
商山之果漢皇之

奏漢書曰四人者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已見西都
臺下郭璞上林賦注曰棖亦
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

檇之類也音湊或曰棖
劉涓子吳郡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椰樹
似檇椰實大如龍眼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

也凡物內盛者皆謂之
殼若角切協韻苦豆如芳旨萬選承意代奏
鄭玄周
禮注曰

書傳曰奏進也
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
州記曰

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
雨水為酒酒極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其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無鄰
吳地理志

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浮蟻星沸飛華游接
篇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
南都賦曰醪敷徑
寸浮蟻如游
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戰國策魯
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也
傾壘一朝

可以流酒千日詩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
酒燂燂千日流閉門不出客謂之酒漢書各求曰流
已見上文
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黃石公記曰昔

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燁燁也毛詩曰帝謂文王無
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焉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斯

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燁燁也然故羨說文曰飲神
食氣也方言曰燁盛也
郭璞曰燁燁盛貌也
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

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
成公曰高位宜正疾顛厚子味寔腊毒賈逵
曰顛墮也暗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
服腐腸之藥御

亡國之器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蠲
雖

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矣夫豈有甚且融且風也董啟徵大人有作杜預左氏傳

晉為金德故曰金華周易曰利繼明代照配夫光宅周易曰明
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觀繼明代照配夫光宅兩作離大
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稷
配天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
其基德也隆於姬公

之處收姬公文王也國語曰太上其德十五王而始平之孟子
其垂仁也嘗累有殷之在亳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

以豐其澤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
皇道

煥炳帝載緝熙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

CENTRAL LIBRARY

典道氣以樂宣德以語帶伏陽道壅塞人氣鬱悶筋骨

卒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壽無射問律於泠州鳩

也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左氏傳曰鄭子

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鄭子曰昔者黃帝氏

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

適至故以鳥紀為王猷四塞函夏謚寧毛詩曰王猶允

鳥師而鳥名也見上文爾雅丹冥崧燔青徵釋敬言丹南方朱冥也楚

曰謚寧也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徵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

至青雒之野南至交趾丹粟范曄後漢書遼東傲外貊

人也寇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傲塞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

於昆吳之鼎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

山以鑄鼎於昆吳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

其功銘於昆群萌反素時文載郁素撲素也東京賦曰

吾之治也子曰周監於二耕父推帶魚豎讓陸文子曰黃帝之化

代郁郁乎文哉南子曰黃帝化天樵夫取危冠之飾輿臺矣短後之服

下漁者不爭坻長楊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韓非子曰解

其長劔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臣僕僕臣臺

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大古時豈魏魏蕩蕩

唯劍士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

也成功玄齧巷歌蓄髮擊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

理天下乃微服游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

壽也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解義羲皇之繩錯陶唐

之象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若

乃華裔之東流荒之類

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

二百里流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王語不傳於輔

軒地不被乎正朔

異代方言藏之秘府春秋說題辭曰

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

德則感越裳重譯至也

于時昆蚊感惠無思不擾

類行皆蚊也毛詩曰無思不苑戲九尾之禽園棲三足

之鳥

軒者於茂林蔡邕曰鳥鳴鳳在林鶖於黃帝之園

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楚人謂多為夥有

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

有帝帝湯之乘龍河漢各二各

義懷靡內化感無外

林無被褐山無韋帶

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祭

紳濟濟軒冕諠諠

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

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

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

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

齊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司馬彪曰

蹶疾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鄙夫已見西征賦司馬遷起貌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

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也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

呼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

言解莊子曰庚市子有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右解曰

設王於其間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呂氏春秋曰齊

而闕者止迎文摯文摯祝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

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

不辭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

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

痊除也向子誘我以龍耳之樂樓我以鄙家之屋老子

也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瓿障光之田游

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闢之甚也

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

應子老子曰馳騁田獵至聞皇風載馳時聖道醇杜預

傳注曰騁是也千匪切尚書曰舉實為秋摘藻為春左氏

政事惟醇孔安國曰醇粹也舉實為秋摘藻為春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實仕而獲罪謂簡主吾不

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

實今子樹其非人也答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

實哉曰摘藻如春華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余雖不

敏請尋後塵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應璩

詔一首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

千里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致士或有負

致千里之塗聲類曰蹏躡也杜計切

俗之累而立功名

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有鳥世之林者必有負俗之累也

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

能致駕泛方奉切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弁逐也跡音拓或曰音尺

其今州縣

察吏民有茂才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連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九同

也善曰察觀也察審知然後薦之也

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善曰新論雍門

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

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

日月所燭罔不率

俾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

周之成康

刑措不用德及鳥獸

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教通四海海外肅慎

善曰東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

外肅慎挹婁於甲切

此發渠搜氏羌來服

善曰此發似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善曰北發國名也應劭曰

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氏羌夷狄

西方也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善曰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孛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

善曰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孛

圖書

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麒麟皆鳴呼何

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采夜寐以思若涉

淵冰未不知所濟善曰尚書曰予唯小子若猗歟偉歟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辭也言美而且大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
夫之所親聞也善曰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也賢
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
篇朕親覽焉

冊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體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

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拒塗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文章志曰潘昂字元茂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

錫最所作

制詔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為法制也詔猶誥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使持節丞

相領冀州牧武平侯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傅節

也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也左氏傳

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換社稷而越在作境尚書曰湯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燾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開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開喜縣然自開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旗旒也贅猶綴也綴也以譬言若言為下所執持東西耳宗廟之祀社稷無

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

位也說文曰覦幸也覬欲也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

寐震悼于厥心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未斃楚辭曰心

震悼而不敢也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尚書曰臣

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屏辟又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鄭玄曰先正先臣為公卿大夫也乃

誘天衷誕育丞相左氏傳審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誕

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纓之生也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尚書周公曰天壽平格保乂有報又曰用敬保元今將

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

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

朝也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

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于兆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後及

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二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剪除

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青州黃中衆有

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顛頊氏有不才子以亂天常

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勲克

黜其難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大

梁屯拔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北祀不失舊物夫

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

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五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備憚君靈用丕顯

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

自來奔軍走留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也斬縣屬沛在陳之東也

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術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袁譚

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瞻乎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迴戈

東指呂布就戮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兖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

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乘軒將及張揚沮斃

睦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還昌邑張揚將揚醜殺揚以應

太祖揚將睦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大祖遣史渙

遊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苑太祖南征軍有水繡等舉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轅而

衆稱兵內侮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紹為太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

騎萬四將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

攻許也寒心已見上文周易君執大節精貫白日論語曾子曰

可奪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奮其武怒連諸神策致屈

官渡大殲醜類魏志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

潰紹奔軍走毛詩曰致天之罰扁于牧之野鄭玄俾我

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紹出濟師洪河拓

定四州青冀幽袁譚高幹咸梟其首魏志曰紹出長

子譚領青州又

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譚又曰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刺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魁首海盜奔進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於水上曰梟也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鷗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降封為列侯烏丸三種崇亂二出袁尚因之逼據塞北魏志曰三郡亂破幽州略百漢民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遼西單于蹋頓尤疆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孔安國云崇重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尚表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尚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桓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踰大行至卑耳劉表皆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辟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

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犁謂鄭行人瑋曰子始夏子哲之欲皆誕也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廣雅曰首向也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楚激蜀文曰匈奴叛屈膝請和

濱據河漢東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

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

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賢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小雅曰殄盡也毛詩曰在泮赫赫鄭玄曰殄折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杖鏑錡而羅者以方計長也賦曰永無邊城之鮮卑突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

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茂先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獫狁三曰密舌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之狶狶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單于為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

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單于謂歌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印策請吏北西南夷也又曰

請漢為之置吏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左氏傳

趙曰為重以明也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德宣德於遠也

刑獄尚書曰旁作穆穆迓衡弗迷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慎也吏

無苛政民不回慝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墓者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譖庸回邪譏蒐

慝杜預曰敦崇帝族援繼絕世禮記曰敦崇帝族援繼絕世禮記曰敦崇帝族援繼絕世禮記曰敦崇帝族援繼絕世

尚書曰敦叙九族鄭玄詩箋曰崇尊也論語繼絕世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尚書曰咸秩無文

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費如也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俗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費如也毛萇詩傳曰費

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朕之至分之以民左氏傳曰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朕之至分之以民

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勝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

七族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禮記注曰出宗猶尊也禮記曰以為族章以別也貞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又曰率由典常

以蕃王室又曰予其在周成管蔡不靖尚書曰武王既欲左右有民其在周成管蔡不靖

弟乃流言於國又曰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西土之人亦不靖

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

九伯實得征之左氏傳管仲世昨太師以表東海左氏傳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昨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

爰及襄手亦有楚宋

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三輅虎賁鉞鉞鉞

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

爰及襄手亦有楚宋

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三輅虎賁鉞鉞鉞

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

爰及襄手亦有楚宋

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三輅虎賁鉞鉞鉞

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

爰及襄手亦有楚宋

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三輅虎賁鉞鉞鉞

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

爰及襄手亦有楚宋

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

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漢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

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拒滄一占由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焚積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

宣子曰曰曰主夏盟杜預曰為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壞繫一國是賴二

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繫伯舅是賴杜預曰繫發聲也今君稱不顯

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

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綏爰九域固不率俾

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

賞卑乎齊晉朕甚而

漢書曰哀帝詔曰惟念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宗祖又曰託於兆民之上也

求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

尚書曰肆予冲人求思厥艱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

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

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盧播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八

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盧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豫人應劭漢官儀

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范曄後漢書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錫君玄士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

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其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萇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為其龜

毛詩曰乃立冢社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土大社也昔在周室襄公毛公入為卿佐

尚書曰乃召異公毛公入為天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召公為師鄭玄毛詩箋曰召

伯姬姓也作
上公為二伯
外內之任君實其之其以丞相領異刑牧

如故今更下傳爾肅爾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

侯印綬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

又曰風夜出納朕命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惟允爾雅曰允信也後命

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家語孔子曰唐

緯其民王肅曰經緯猶織以成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

之國語冷州鳩曰爾民軌儀也用錫君大輅戎輅各十玄牡二駟

杜預左氏傳注曰大君勸分務本晉民昏作

左氏傳臧文仲曰賤食省用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

務本而事未尚書曰惰農自安弗昏作勞栗帛帶積

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韋昭漢書

久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土平昭漢書注曰衣卷龍衣君

玄上纁下冕冠也周禮曰一工之服儀赤舄青紉也

敦尚謙讓俾民興行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

而民不爭少長有禮上下咸和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

上下無怨尚書曰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縣鄭司農曰軒懸去一面也

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

曰六六三君翼宣風化爰攷四方尚書曰予欲左右有

方汝為毛詩曰賦遠人回面華夏充實

刺秦美新曰海向漢書班固昭紀贊曰

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注曰朱戶

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清勳集曰君研其明哲愚帝

制詔魏公朱戶納陛就所治作也

所難鄭玄周易注曰所喻思慮哲尚書咎繇曰在知人

所難禹曰咸若時維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官才任賢群善必舉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論語是

用錫君納陛以登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基以為陛

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孟詵說曰是也尊君秉國之均正色處

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露也中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君毫之惡靡不抑退承

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以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

百人虎賁三百人君糾虔天刑國語敬姜曰

度天刑韋昭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犯關干紀莫不誅

也尚書曰降災于夏以章厥罪君龍驤虎視史記曰

君鈇鉞各一若君龍驤虎視也君龍驤虎視史記曰

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曰也虎兇討逆節折衝四海

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對諸

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

衝千里之外是用錫君彤弓十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十

子之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茲黑

也引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君以温恭為其孝友為

德毛詩曰温温恭人惟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左氏傳

氏有子明是用錫君秬鬯孔安國尚

允篤誠是用錫君秬鬯書傳曰黑

黍曰秬釀以鬯草中樽魏國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

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

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尚書王

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

文選卷第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軍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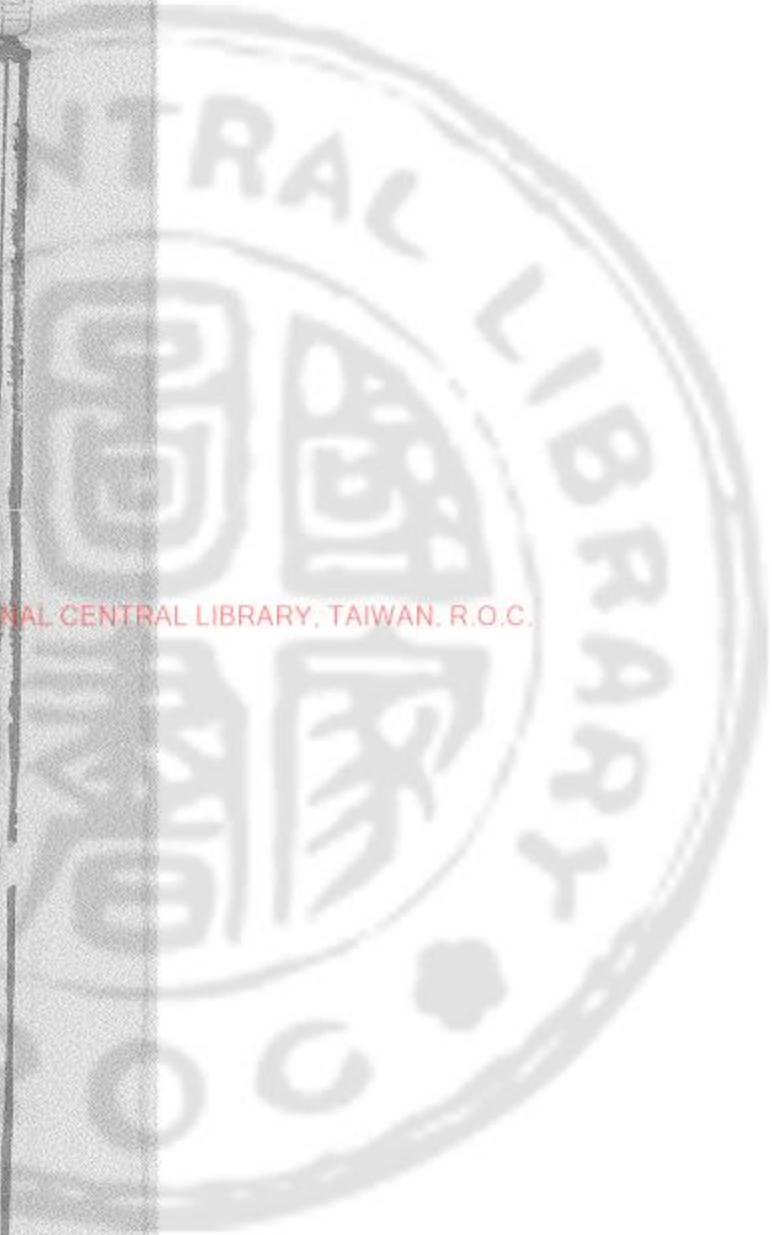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求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求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自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辟

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甫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彦昇

宣德皇后敬問其位

言梁武故其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

與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與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諸臣曰貴史記

崩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志

之途已寡也

言恩施既隆俸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虞上疏曰物不

嗒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物不要不得不得疆為

之名使奎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謝之理要不得疆為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上之情微有所

寄也老子曰吾疆為之名曰大楚辭曰奎不察余之情王逸曰奎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道遙一世

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與書孝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

不改參辰而九星

仰止不易日月而一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一儀貞觀

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

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在昔

晦明隱鱗戢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

植橋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博通群籍

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群籍范

法言曰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意一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劍氣凌

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魏志段灼理鄧文曰文勇氣凌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

人之下伸萬夫之辯析天足而似不能言七略齊田駢

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上唯聖人能焉文

擅彫龍而成輒削稟說文曰檀專也七略曰鄒赫子文

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爰在弱寇

首應弓旌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衰然為率首左

孟子曰夫招士以旃大夫以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何之元梁

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

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衆其性

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薦名宰府

則延譽首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

使張老延君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一馬之

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緣

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

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史記曰文公環絲上山中謂封六百之狹大樹之號斯

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存漢書曰琅邪郡曼容養志以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

論功異常獨屏樹下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元何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流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

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推轂樊鄧胡

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塵罕嘗夏起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

晚而推轂曰開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鄒陽

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

之盛揚塵上惟彼狡僮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晉

覆飛鳥祖兄懿弟楊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衣冠浪絕禮樂

僮兮不我好方鄭玄曰狡僮謂紂衣冠崩喪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案塗民耳目既而

鞠旅誓眾言謀王室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備

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眾士白羽麾黃底

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定鉞免而自為條出師頌曰素旄一揮嚮子曰武王率

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

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至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

軍反走尚書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

曰震澤底定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致天之角拱揖群后毛詩曰致

白如鱗下賀于武王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帝

若上下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摠至休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五檢封書成知我者重
瞳黃姚視五老君為流星上入昂注曰入昂宿則復為
星元功茂動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
格乎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
康公命我先君太公
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積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
有愆焉輶軒萃止帝寶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
之使也漢書袁帝詔曰惟念德報
未殊朕甚愆焉揚雄答劉歆書曰常聞
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鴉萃止
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
其刑之長笛賦曰致誠効志
庶匪席之責不遠而復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責百辟
固請庶王有不遠而復之義也毛
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蔡邕獨制曰
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裴子野宋略曰義熙
十二年高祖北伐大

傳季友
沈約宋書曰傳亮字季友北地人也
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
綱門下也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
於史趙曰陳其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周易曰君子黃
中通理正位居
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
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觀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
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夷項定漢天拯橫流**廣雅曰夷項也漢書王造
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攻下羽敗自劉說文日出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也伊望伊望也
乎陶唐論語子曰相公九合諸侯不**若乃交神地上道**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契商洛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
遠張子房詩注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真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顯默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

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濶莫測其端矣

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

綽相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吳都賦曰頽溶沆漾莫測

CENTRAL LIBRARY

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塗次舊沛佇駕留城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傳久也**靈廟荒頓遺像陳昧**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
撫事懷人永歎是深毛詩曰嗟我懷人雅曰昧闇也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擬之若人亦足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
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
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
蕪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蕪繁蘊蒸之菜
杼懷漢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滌也西京賦曰恆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也書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

傳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時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

記注曰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崇尊也

先祖者類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其德啟潘斯境漢書曰

貴始德之本也交字時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

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大王基德十

五王而始平之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

識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本支之

祿實隆鄙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揚脩遺芳餘烈奮乎

百世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閏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

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丘封豕然墳塋莫翦

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承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

相墳塋翦然飄薄非所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日能不

慨然毛詩曰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甘棠勿翦勿

維以不永懷代召伯所芟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

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追

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

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况瓜瓞所興開元自

本者乎毛詩曰絲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

施行郭璞方言注蠲除也

拙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勰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懿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世祖疾獻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

后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者也

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語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

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

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富

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

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

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

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令不同

者蓋請者必或揚旌求古或設簋待賢求士待賢皆謂拜故互文也

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

道嚮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筭籥曰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振鐃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直者振鼗詔寡人以獄者揮鞀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

朕蚤奉天命恭作永圖爾雅曰蚤敬也尚書曰茲率爾雅曰蚤敬也尚書曰茲率

德惟懷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

求圖雖言事必出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

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

子夙夜祗懼

左史書之言

靈帝熹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公卿比日尸祿無有忠言者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亦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

蘭而延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

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夫之

也周易曰觀國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

光利用賓于王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

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文字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

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輔劇

縣令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虢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

諫曰夫民之漢文缺三推之義費生置言禮記曰躬耕

大事在農帝籍天子三

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餓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

姓良以食為民天農為政本漢書禮食其說漢王曰臣

為天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金湯非

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通說武信君曰皆

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朕式

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朕式

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乃祥正而青旗

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

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

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

將使杏花苜蓿耕獲不愆泥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榮轉

耕之輒蘭之此謂一耕而五獲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

七日苜蓿始生苜蓿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

蒲水清則冷風速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草也

也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監獄論曰儒者釋耒耜而李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貧擅

富漫以為俗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

鳥鹵可隄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新民鹵芳生稍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興廢之術矣

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天戰謨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敬法郵刑虞書

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郵哉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莊子曰

寬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寬周禮

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興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違昭

食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左

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晉書司直劉隗奏朕

聽訟於其下尚書璇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

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

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寬周禮

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

為天下讓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肺石少不

澆與凜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肺石少不

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寬周禮

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

為天下讓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肺石少不

氏傳鄴舒問於賈季曰趙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襄冬日永
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憂
念畫冠緬追刑厝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
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徒以百鍰輕科反行李葉
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
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
起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
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
罪五百宮罪五百刺罪五百殺罪五百也劓游禽於
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
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
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
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
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
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禮注曰凡鳥獸未
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歌鷄鳴方闕下稱

仁漢贖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內刑太倉小
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鷄鳴心悲
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憐
慣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鷄鳴晨風之詩然
鳴齊詩異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
憂二途如乘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食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食二曰泉流表其不賈買遷通其有二流漢書曰貨
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既龜貝積寢縑漢書曰貨
尚書帝曰貨遷有無化居既龜貝積寢縑漢書曰貨
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
帝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
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代滋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
注曰緡錢貫也世代滋多銷漏參倍或復三分或至一

也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涖歲之貲周書夏箴曰小

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

存仍也惟瘼卹隱無捨矜嘆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

隱而除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命印斜之

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

無極上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

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未槲治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

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柏子新論曰漢宣已來百

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但亦側深巧學

李奇曰圓即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但亦側深巧學

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鑄言今欲爲錢若赤側則奸巧學

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效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

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

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

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質幣權輕

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母權

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

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半之也應劭

曰權其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

輕重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

又開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

德周易曰湯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司馬彪漢書本

武革命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節公平術有餘分

一在三百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旋殘不正文象

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

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

已連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
竟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
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分命顯於
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唐宮爻條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義仲宅西曰昧谷鄒說
未詳及隅夷廢職昧谷虧方夷昧谷已見上文**漢秉素**
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
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
之魏志曰初相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
善天文言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
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
祖破袁紹天下莫敵**朕獲纂洪其惠弘至道**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
也**尚書序曰恢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

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
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王燭
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明俊德**於子大**
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是禮記曰夏
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馬曰
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為
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
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求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
存云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
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
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在政易俗以

極八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尚書卷終曰撫于五辰庶績其疑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

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

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

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

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

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郵貧緩賦自繇慎獄應劭曰

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給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

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終秋穀熟也而多黍多

稌不興兩德之誦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苾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

以致穀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德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

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登爾於朝是屬宏議志難蜀文曰必將崇論宏義

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曰罔

志難蜀文曰必將崇論宏義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叶星象卜符川嶽春秋漢含章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公象五岳九卿

斗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

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

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然後公才受職揆務分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

司揆度也爾雅曰是以五正置於朱室下民不忒謂昭子曰少

是以五正置於朱室下民不忒謂昭子曰少

皦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焉五
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
宣宋均曰朱宣少吳氏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
鄭玄孝經注曰武差也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
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
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
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九官皇甫謐帝王
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上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
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
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疑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
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
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官三
百八十五人今云歷茲以降游惰寔繁仲尼大聖自茲
兼倍略言之耳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綬五寸游惰之
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若閑冗畢奪
則橫議無也荀悅中監曰正貪負祿者閑冗與時消息昭
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
恣處士橫議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

客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叔聞曰
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
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
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良二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
千石乎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
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瘡惡樹之風聲二
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畜夫廉平不苟及死
子葬之桐鄉人至有且撫鳴琴且置醇酒呂氏春秋曰
為邑起家立祠至有且撫鳴琴且置醇酒呂氏春秋曰
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
國日夜飲酒鄉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
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文而無害嚴而不
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聞說文而無害嚴而不
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故能
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故能

出人於阨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

阨危已見謝眺入詩漢書王吉

上疏曰陛下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賈誼有

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

罪項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

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

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

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

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

印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表安聞之疑其下實使仁恕掾肥

親往廉之恭隨行阨階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

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馴親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之化迹爾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白安竟後漢書曰

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

去東西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無聞

漢書曰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鹽書曰子在朕前之

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發甚不稱在

前時豈薪樵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毛詩曰芄芄

之毛裳曰山木茂盛萬入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

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章奮揚於河

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

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月之羅即無待得鳥孔安國尚

書傳曰簡略也悉意正辭無復執事漢書詔策昆弟曰大夫其

母為有司枉撓又聞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固圖惟舊史

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疆國豈非療飢不期於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毛詩曰泌之洋洋然飢者見

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

之可飲以瘵飢瘵音義與瘵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
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
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各施後世左氏傳實謂人曰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
彭豸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今農戰不脩
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農戰不脩
文儒是競商君書曰國侍農戰而安君侍農戰而尊論
生况文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
史也棄本殉末厥弊茲多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
故生不遂李奇曰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
本農也宋臣墨程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
於鄭律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
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
是漢書曰宣帝教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
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侍賦人者與詩詞義小豈欲非
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縠有鄭衛也

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

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今欲專士女於

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鈞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

射五都復而事庠序西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

名維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

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民者國之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子違汝

又聞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杌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

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開河尚書

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在榮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朕

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子惟

小子若涉淵水子惟往求朕攸

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

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加以納款通和布

德脩禮納其款闕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孫卿子曰管仲歌皇華

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

晉晉侯饗食之范宣子為賦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

豈惟弊邑周禮曰二日教所以闕洛動南望之懷德夷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

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夫危葉良風檣馬易落漢書

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播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曰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言發而下之至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

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

馮翊主爵中尉而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天斯路何階人誰

或可階爾雅曰階因也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言進嘉謀當謂誦汝

曰禪人掌誦王志道之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士論說諸侯禪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

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彦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桀殺

書曰輕卒銳兵長驅

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
因藉時來乘此歷

運魏志劉漢上疏曰臣遭乾當辰求念猶懷慙德禮記

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湯何者百王之弊齊李斯甚固

漢書贊曰漢承百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

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斲雕刊方經綸草昧漢

日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珣而為樸蘇林漢書注曰刑角

之刑與刑制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

造成也草草創也昧昧也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

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而百度草

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禪若終畝不

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

財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

子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漢舊儀曰

藁以給經用也尚愀然疚懷如憐赤子禮記哀公曰敢

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悄悄焉衣今欲使朕無滿堂

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

向隅泣則一堂之人比之不樂也鄧析子曰聖漸登九年之

畜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

玄曰賦謂口出泉閏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賓王

已見斯理何從停聞良說願延之策秀于文曰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楚國先賢傳曰孫敬

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入學閉戶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語聞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

然志食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曰儒

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極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

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一日萬機

早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聽覽之暇

三餘麻失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并日魏略曰

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與陰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

上之化下草

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蔡邕姜肱碑曰至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曰齊桓

德勸俗邑中化之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人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

君欲止之向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息惡紫與公曰

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長纓鄒好且變鄒俗

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

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

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

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

路然朕傾心駿骨非懼直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

者三年不得人謂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

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

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替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

願致士謂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

魯哀公哀公不礼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奔而退幸其鬼也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輜駟紫轂填街陌說文曰輜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而情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情游廢業十室而九情遊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鳴鳥及季杪天下欲反十室而九鳴鳥人感思學全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罔勗弗及者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叢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兩都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小雅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勸猶其寂寞應有良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不於茲三年矣蓋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人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曰伏青蒲空能切直漢書曰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也將齊多諱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林賦曰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漢書曰王而不反矣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何嘗以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於士民之上也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錮徙朔陽獄詔不得

以赦睡眊有違論輸左秘漢書曰源涉好殺眊睡於塵中論

令除睡眊字子康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議近

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父嘗病召成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

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於汝反睡不聽吾言

擢咸為御史中丞後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

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

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籍膺表欲罪元羣行賂官而使直

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

臣杜甲忠讜路絕漢書景帝問鄧公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遷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

外為諸侯報仇聲類曰讜善言也

周轉詩曰將恐消懼薛君曰將辭也擅道亦為晉陽悉意以陳

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

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聞者水出地動日月

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

問其故無

隱乃情

三十二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李林甫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纂善堂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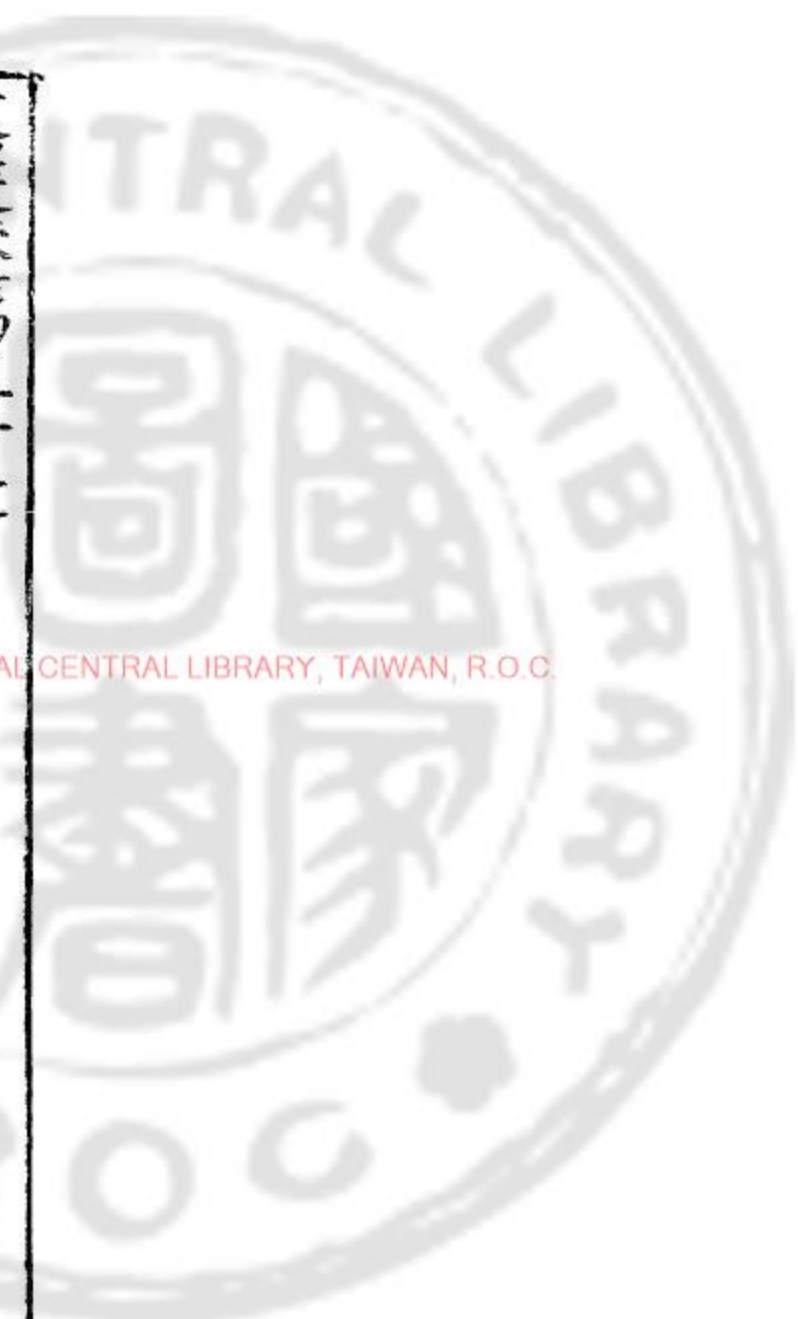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者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未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宋通親親表



羊叔子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事表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客率高第拜

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

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非一方也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

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曩曩思弘祖業

時咨熙載群士響臻

尚書云帝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時咨熙載

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

之應陛下睿聖纂承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

遭遇厄運勞謙日昃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

中具弗維嶽降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

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高英才卓犖

孟子曰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犖力角反

初涉藝藝不升堂觀與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尔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

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愚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舍于

道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曰桑弘羊維陽

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忠果正真志懷霜雪

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中書令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監尹廩謂子西曰夫闔廬

後漢書曰張儉清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

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

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

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

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微世

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卒也論執為鳥累百不如一

鷄史記趙簡子曰執為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

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飛辯騁辭溢氣

漢書成帝詔曰幸博士使卓然可觀分毫漏

分毫漏分毫漏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

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

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終軍欲以長

也白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况自詭滅賊

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

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關下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

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

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

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如得龍躍天衢

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揚聲

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星七在足以昭

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

四門鈞天廣樂必有奇麗見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

天廣樂九奏万舞不類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漢官

CENTRAL LIBRARY

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迹人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

阿至妙之空掌伎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

子曰足蹠飛兔騶馬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淮南

曰飛兔騶馬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臣等區區敢

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

乞令衛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無可觀采臣等受

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

也時亮主屯新野徐庶謂亮主

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

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

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今天

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

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然待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志之士古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遺德報之於陛下也

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懷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不宜妄自

非渾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郭璞曰菲薄也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

羊傳注曰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否不也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待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

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

詩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

休昭後主襲位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

興元年為中郎督典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試用

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用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

恨於相靈也相靈後漢一帝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

又曰蔣琬遷參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王間布衣之士怒乎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曰在邦必

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

縣荆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

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後值傾

CENTRAL LIBRARY

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取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連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

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受命以

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

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

改事君王何休曰境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可

庭令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爾

曰雙庶竭弩馬鈍擗除敵凶廣雅白鴛為駘也謂馬羣鈍與

復漢還遠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生先

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必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俱善道

察納雅凜追念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

善為咨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公

卿入則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茲父不能愛

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

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

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故君無虛授臣無

虛受王符潜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

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

治民之材名曰素不使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昔二虢不

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

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曰不讓燕魚見封其

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曰於少昊之墟曲今

臣蒙國重恩坐世于今矣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

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休頌沐浴而位竊東藩爵在

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身被輕煖口

厭百味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

依曰雍人調日極華靡車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

也鄭玄禮記注曰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

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毛詩彼已之譏子不稱其服

是以上軼玄冕俯愧朱紱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

組紱蒼頡篇曰紱紱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

和四海然一統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

謂其統緒也

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統舍也漢書

統無山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

東之憂也李軌曰故啟滅有扈戶而夏功昭尚書曰啟與有

天下太和記曰啟遂滅有扈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崩

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

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周之

喻魏之先王也臣贊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簡良授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原序曰成康之隆禮泉前簡良授

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淮上其車三千又然而高鳥未

曰江漢之辭王命召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

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鈞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

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

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

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

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

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

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

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
 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曰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
 子以鄉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臣之事
 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
 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
 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補衡表爾此二臣豈
 好為夸主而耀其俗哉志或鬱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漢書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句指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

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生口蒙鵠曰寡人伏見先武皇帝武
 臣宿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雖賢不
 乏也宿將舊卒猶曰戰也史記曰王剪宿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
 宿留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
 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
 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必乘危躡險
 聘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突刃觸鋒為士卒
 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雖未能禽權誠高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誠所獲之左耳必效復

史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

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此征賦曰首

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子疾之曰猶生之年如微

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

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

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獸也鄭流聞東軍失備帥徒

小血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統與輟食棄

髮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已馳於吳會矣注曰攘却

也去投社也臣晉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

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望長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

塞長城也此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故兵者不可預量臨難

而制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而制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

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

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

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

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周秦

CENTRAL LIBRARY

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穀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三比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

絕纓汲馬之臣救楚趙以濟其難
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懼也羣臣纓皆絕盡懼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突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麻已和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闘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臣獨

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

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諡曰威

何以堪長公常恐先朝露填溝壑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

傳梁寡婦曰妾之壻主未乾而身名並滅

漢書霍禹曰將軍貴土未

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

臣聞驥騄長鳴伯樂昭其能

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驎駕車吳坂遷延負轡而不能進備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久君獨無愛思使僕為君

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

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後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之義未聞也

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

齊楚也孫卿子曰夫驥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一日而千里也

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愧夫臨博而企
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豈日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
又曰企舉踵也竦猶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立也說文曰拊拊也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
以寤主立功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
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
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
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
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
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持
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
楚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
况魏魏大魏多王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

徧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
進曰齊女不自衒士不信客歷諸干時求進者道家之
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讓名而還與衆人而臣敢陳聞於陛
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真愛患宜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
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冀
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
以塵雨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揚喬曰猶塵附泰
情猶不敢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
 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
照此之謂三無私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文論語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
 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
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
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鄭玄禮記庄曰崇猶尊也

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
 王以禮按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 是以
 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昔周公弟管蔡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弟
戚以藩屏周室馬傳曰周之宗明異姓為後左氏傳曰
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
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察
 而不殊如淳曰察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 親親之義
 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親者也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伏惟陛下皇帝唐
 欽明之德尚書曰放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

族群后百僚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

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

弔之情展誠可謂怨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

可略曰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怨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

奔晉子友請以重幣錮之杜復曰林宗勿勿仕也錮與固通謝承後漢書曰桓璜鄒營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

之間塞慶弔之禮廢因心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觀之望漢書音義曰至於注心

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

也崔駰達音曰攀台帶闈紫闈然天定是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

垂詔孟子曰沛然下雨使諸國慶聞四節得展以叙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弟論語子曰兄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

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伏自思惟

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及觀陛下之

所披擗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

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解朱組佩

青絨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漢書曰奉車駙馬說文曰御乘輿車駙安宅京宰執鞭珥筆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

書趙印曰張安世持素簪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螿轂劉歆

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詁承答聖問拾遺左

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承答聖問拾遺左

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想者也遠慕庶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中

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

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憂我罔

極之哀毛詩序曰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之會塊然

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

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

米朝天子置酒勝開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

紫蔽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吟每聞妙不可為

不知泣涕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壁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墮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傳列女

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有戰死杞梁

之妻無子內列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

助而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

信諸而繫之鄰子仰天而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

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

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是在

陛下臣聞文子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際與子曰與道為

漢上始不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立今之否隔

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備也尚竊不

願於聖代使有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者慘毒之懷故柏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

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伊尹取其君不為堯舜尚書

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乃曰予弗克俾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夏桀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

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是臣

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悽憂懼也寔懷鶴立企佇之心

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北翼陛下儻發

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

讓開府表

羊叔子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

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

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為沐浴

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

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

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

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懼以榮為

憂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罪臣聞古人之言

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

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

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

重祿者則勞臣不勸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隆發

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臣有何

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

亦尋而至左國語鄆襄公曰高位寔疾願復乎先人弊

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下妾不得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

與郊弔威不違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

乎知已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臣

雖小不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

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

王夫人側席而坐昭曰側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

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

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

梓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

奸尚西伯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

愧所失豈不大哉

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歿將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為愧已歿且臣亦竊維久未若今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

日兼文武之極寵守宰輔之高位也

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

三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吉甫秉節高亮正身在

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光祿大夫魯某

絜身寡欲和而不同

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楚扶風人

政弘簡在公正色

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

比日服事華髮以禮終始

周禮曰大

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

之望少益日月

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塞厚

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使臣得速還屯

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

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四夫之

率不可以奪

陳情事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母事祖母以孝聞患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

夫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曲君君子曰能守節矣

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望曰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以也嘉其誠教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温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處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魯兆也左

闕生孩六月慈父目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

求非行年四歲曩等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

妻守義父母祖母劉慈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

我撫我畜我長我育宗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

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

語而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謂成人論

晚有兒息祚福也外無替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

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熒熒獨存立影相中

五尺僮子羞言曰五倫熒熒獨存立影相中

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

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

離逮奉聖朝沐浴酒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

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恙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

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

官有洗馬如淳曰太子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

隕首所能上報齊容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

君相齊使其舍人種死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

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

與粟者開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其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

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

聞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且篤欲苟順私情

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

悅漢記論曰周勃焦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孝

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

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

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

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

薄西山氣息奄奄楊柳反騷曰臨汨羅而自墮兮悲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鵲鳴曰

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痛傷痛毛詩曰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

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

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

險以僥倖僥與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

顛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疾無子武子疾命顛必嫁是疾病曰必為狗顛嫁之曰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顛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乃所嫁婦

人之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

父也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犬馬

謝平原內史表

滅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謝恩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今日九月魏

郡太守遣兼家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元王封拜

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疎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范曄後漢書曰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

漢書崩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

此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貞于

丘園束帛或或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被惠

濟無遠

西子講德論曰皇澤普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

擢自群萃蒙榮進國語曰群萃而同處

賈逵曰萃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亦憂也

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議徵為大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中

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齒貴游

左傳衛太子謂潁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齒

游子凡國之貴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贊漢書注

岳義我足灰沒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塵

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

人共作禪文

王隱晉書曰齊王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問舉兵計論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幽執囹圄當為誅如司馬遷書曰深

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素瑜晉書曰素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文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

免陰蒙避迴岐嶇作崎嶇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同黨岐嶇艱

片言隻字不關其詞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

表曰禪文本本草今日元在中書一字一迹自而一朝翻然

可分別蔡邕書曰惟作是筆跡可以當面

更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為左傳子產曰諺去最爾

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

此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

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誣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聘廷便便言惟謹爾鉗口結舌不

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

左傳箴曰君者臣之天也何莫大之釁曰經聖聽五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問所以臨難慷慨而

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

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頤左傳注曰宥赦也廻霜收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

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雷之震左傳復得扶老攜幼生出

獄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懷金拖紫退就散軍揚子法

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感恩惟外五情震悼文子

解朝曰紆青拖紫徒我切中謝也毛詩曰謂天

五章人有五情踟天踏地若無所容蓋高不敢不踟謂

地蓋厚不敢不踏史記曰魏公子自不悟日月之明遂

責似若無所容踏音高踏精亦切

雷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

上疏曰被雲也忘臣弱身無定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苟前冊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則塵洗天

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等虎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

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

固漢書張陳述曰攜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

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張敞亡

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

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

敬見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

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方臣所荷未足為泰

七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節豈臣蒙垢含羞所宜忝竊

施謂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矣并悲慙哽結

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

問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共輟已見

上薦補衛表輦轂已見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

見上求通親表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

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劉越石

建興五年

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

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

臣礪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聞天生丞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

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

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孝經鈞命決曰天有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不得已而臨之

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

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

五以降靡不由之

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

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尊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

也鄭玄曰天之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

命又附著於汝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

顯考文王用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肇造我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文王武王宣重光惠澤侔於有虞

廣雅曰軌跡也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

滿曰成王定鼎郊鄩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

元曰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

王隱晉書懷紀曰魏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

登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

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

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負曰少康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

親表禮曰玉質幼章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

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謂家宰攝其綱百

辟輔其治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

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

日僕我台不圖天不悔禍左傳鄭伯曰天國

未志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逆胡劉曜縱逸西

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敢肆犬豕凌虐天邑漢谷

羊為群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臣等奉表使

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幸臣等奉表使幽劫復沈虜庭

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

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嵩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

於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神聖流離再辱荒逆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

章昭曰神器天子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推曰厄運

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辛尹無

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莫不叩心怨氣行號巷哭新

曰舍氣之類咸願得志

子貢曰子產死國人之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位則鼎司三世謂邁至理也王隱晉書曰理祖邁相國

謝承後漢書序曰王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實武上

命精爽墮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

見龍失其魂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

詩曰鼠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

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

物不可終通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

未改書曰天之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

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相公今類之晉古之難而獲

文公是以爲盟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必有殷憂啓聖

見下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魯

子糾相公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

自莒先入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晉獻公以

驪姬爲夫人夫人諸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諸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

之禍而相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社稷靡安必

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

將有以扶其危定傾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

史記曰秦更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各於兩儀

民名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各於兩儀

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

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

是生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

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

也廣雅曰命各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夫符瑞之

表夫人有徵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中興之兆圖讖

垂典自京畿墮喪九服崩離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

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天下

鬻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曰海內雖有夏之遺夷羿

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細姒絳對晉侯曰昔

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中杜預曰夷氏

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之下陸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

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承興元年就國二年加

揚州諸軍事章帝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

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武子曰伐叛

刑也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武子曰伐叛

服德也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武子曰伐叛

將天明德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為車

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

是謂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

曰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百揆時叙于上四門

穆穆于下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昔少康之隆夏訓以

為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

正以牧夏衆使女艾謀流遂滅過戈復禹之美談宣王之興

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况茂勳格

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之至通于神海蒼生顯然莫不欣戴于四海仁惠被于蒼

明光于四海海蒼生顯然莫不欣戴于四海仁惠被于蒼

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疾人不忍戴工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於為臣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公之子九人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元皇帝宣帝推君在矣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心君曾元與二何暇有三乎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謳歌者無不吟詠徵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

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谷賓戲曰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洽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接神契曰德至阜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慶乎斯列者蓋以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里荒服五百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邪而羅者萬計矣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

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

為事書曰允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

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普天之下漢書音則所謂生

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

遠子馮曰所謂神人獲安無不幸甚高書云帝曰夔命

生死而肉骨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臣琨臣磻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大將軍蕭何曰幸甚聖皇所能久處尊

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

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

相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左氏傳曰綠臣之心不可一日死君

決原則萬機以亂左氏傳曰君子曰言恃陋不修其城郭

決原之間而楚尅其二都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

杜預曰決原十二日也會

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

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狡寇窺窬伺國

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左氏傳曰狡寇窺窬伺國

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先覩觀杜預曰下不

文曰窺小視也又曰窺欲也毛詩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

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懷戲亂齊人如淳曰齊

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陛

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繼嗣天下无所繫心陛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

後漢書馬武謂出祖曰大王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言

雖欲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言

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

故甲喪若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

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環
曰為始劫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
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華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
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
策命孫權曰前代之元龜也魏文帝
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
子曰所
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
賦曰散皇明以燭幽
深謀遠慮出自曾懷過秦論曰
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不
及曩時之士也
不勝大馬憂國之情遲觀人神開泰
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
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
傳晉
使呂相絕秦曰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
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高天極謹上臣琨謹遣兼
左長史右司馬臣温嶠王隱晉書曰温嶠字泰真太原
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

空右司馬五年
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
字祖明樂安人也及石
勒為幽州刺史臣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
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
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輕車將軍
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
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禪等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藏書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長林學士高梁府錄事參軍兼學士館學士陸承業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家人表

庾元規議中書令表 柏元子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為蕭楊州薦主表

為褚羨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為吳參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表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人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俊為其文詔從之

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間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書曰乃爾

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春秋征伐

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虢遂龍虞滅之

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夫一國為一人興先

賢為後愚廢武湯夏禹賢只國後誠仁聖所哀悼而不

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論語曰繼

已見劉琨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九諸絕祚一時並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

魏安釐王齊愍王補悼襄王皆絕二後其與秦始皇帝

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親與項羽對爭存云

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將以位

嘗倖尊方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

顛禮之若舊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

襄公曰高位寔疾顛殘戮之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

穀城穀城若使尹位承前緒世有哲玉一朝力屈全身從命

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衣雖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步戈

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西戎有即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

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

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事比肩進取懷金侯服

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

漢記揚喬曰臣伏念二石典牧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

木自葉流振鳴鴉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鳴鴉鳴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

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聖字文堂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

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敗潰圍而出

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章昭曰神器天

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及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求昌方圓四寸上細交五龍龍上一

音真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威震群狡名顯往朝相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

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西赴許都將迎幼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

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而漢

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

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

於新采

為采薪者所踐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

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二君堅策也

故舉勞則

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冠從坐則

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是之恩裁加表異以寵

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一君私歎多在墓側今為

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龍

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令

庾元規

河法盛晉書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

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求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

亂

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

逃難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

不悟徵時之福遭遇嘉運

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既眷同國

士又申之婚姻

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

懷舊賦

遂階親寵累奉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

孟已見

孟

浪之水清芳可以濯我纓注頻繁省闈出總六軍何法盛

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王敦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

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厚知止不殆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

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

踐祚聖政維新臧祭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

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

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而國恩

不克復以臣領中書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

也兄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

私老子曰太上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然斐

道有自來矣德修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

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環猶或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

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事有不允罪

財居權寵四海側目到都則目而視也

CENTRAL LIBRARY

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
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
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
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
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詩韓
外傳曰公道達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貳心
而私門塞尚書修王曰今命汝作朕服肱以此求
齊呂外搃兵權心齊賈逵國語注曰齊齊也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
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大將軍
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數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

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
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方軌云蔡子之中情
尚書序曰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
坦然明白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皆時
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豈里已知弊毛詩曰殷鑒
之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慙慙屢陳丹款曹大家蟬
款之未足留滯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諷憂惶屏營果知
恨乎天際也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
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
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
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
書曰哀私折獄明啓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

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

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數相温平蜀友役上表薦秀

柏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柏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道喪時昏

則忠貞之義彰

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首息曰

俱無猜

送在事君稿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法耳詩由也琴

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

法耳詩由也琴

亦有不善乃臨河洗耳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此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由

欲以其辱行慢我

吾羞

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

法耳詩由也琴

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上蔡子曰苟無死矣

吾今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韋昭

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

俗訓民靜一流競

魏書文帝令曰樹德

御世

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

運無常通時有屯蹇

圖

神州丘墟三方地裂

神州見吳

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

無聞於空谷

無聞於空谷

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鄭玄曰兔置

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

也

也

劉歆後書曰有識之所歎愍阮瑀為曹公

陛下聖德

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

嗣興方恢天緒

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

臣昔奉得有

事西去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事西去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何法盛晉書曰李勢欲盜蜀温

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羅於拜泥之墟想玉蠋音於三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曰夏人

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羆有圍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拜

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母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

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無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

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殃云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

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遠經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其頌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易曰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滑波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足以致事

楚辭曰涸其涇而揚其于時皇極達道消之會群黎蹈波渭水已見西征賦

顛沛之艱謝道消頭沛已見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凶命屢招茲雄相遷喬已見劉琨峽廬詩

遍孫盛晉陽秋曰李維安車徵秀雄身寄虎吻危同朝

露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

辱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索如王論語杜門絕迹

不面偽庭進免龍其勝去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日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

駟馬迎龔勝勝自不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

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

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

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

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

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

士以為美談

西土

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

聖語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

漢書曰倫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山崔

弗聞漢書曰倫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山崔益宜振起道

義之徒以敦流遜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

漢書曰武帝

者束帛加璧安車以漢書曰武帝足以鎮靜頽風軌訓賢俗魏文帝

薄於當年風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

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類於百代

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

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

言於臣寔所敢喻音桓玄之喪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

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

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退不能辭栗首

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遂乃宴安昏

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

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為楚王名義

以之俱淪情節自茲無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重臣

裕鎮軍宋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匡復社稷大弘善貸

夫惟道善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行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

無且成無且成

CENTRAL LIBRARY

三驅已見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執維左氏傳宋公

東都賦之靈得保首領以于時皇輿否隔夫人未恭用忘進退

惟力是視見惟力是視已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

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憲章既

明品物思舊禮曰仲丘憲章文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

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

議中書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去去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

晉五陵置守備

傳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渭揚旌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

居河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閏中詩太康

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邇

道阻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交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

塞伐木通運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以今月

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

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

盡為廬里蕭條鷄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

之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以其月十

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之東北宣帝高帝景帝帝崇陽陵西武帝峻陽陵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

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

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南河內二郡太守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

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劭軍表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中東莞人

侯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

傳季友

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謀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殺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

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辭

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事隔於皇朝

已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素莫見其際

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

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舅語出征入輔幸不辱命

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

爾雅曰左右助也寧齊已見曹植責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固謙君子有終

得其位也履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賞卑

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

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

五千

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臣契闢屯夷旋觀終

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以獻

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

安貞王道生子初大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彦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儉表曰禹尚之

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

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

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禮世祖

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

與書吏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大漸實

奉話言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雖自見之明庸近

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能自見其類故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劉劭人物志曰一

曰自見之謂明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也郭璞曰偶尔實不忍自固

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遂

荷顧託道揚末命又曰石馮王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

凡導揚末命

嗣君謂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

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

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與居

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

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

不負社稷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

耳曹植求自試表曰贊士未乾而身名並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謂鬱林得廢顛顛也孫盛晉陽秋曰卻超倣

於此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將何以肅拜

高寢度奉武園襄廟已見吳都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

旦左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寧容復徵榮於

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卜壺表曰豈敢干祿位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和

則刑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皇言周禮曰司會中

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且虛飾

寵章委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臣知不

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

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

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

我存沒同歸毀譽豈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持命仲尼

筋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曰位可為一貫也梁語注曰驥慢朝經也家語孔便當自同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驥慢朝經也家語孔便當自同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體國不為飾讓左梁傳曰大夫國躬也何休曰君之卿故特任使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莫復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光宅已晉侯賞相子狄臣千室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殞越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亦願曲留降鑿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求昌之丹懷獲由鉅平羊祜並見上表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其官其申奉表以聞臣謹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駟無取張載贈東子琰詩曰輔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翻進謝中庸退

慙狂狷禮記仲丘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固嘗鑽

屬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後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

金蒲籛不篆刻為文而三夕靡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

如一經臣朔學書三負書無憂秦王書十上而說

冬文史足用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躡齋脚齊楚徒失負

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齋脚齊楚徒失負

賤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負賤可以騎人

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

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漢書曰王陽父子

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

載不過持斧作牧以蕙艾興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

去長成爾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

按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

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

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

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籌致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

疑之問識先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

賢所慎也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

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

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除名為民知非曰之逸盛晉

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各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

家娶比地任氏女為妻思不得畜廢妾兒女常自操井

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如其誠

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

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謝靈運詩曰載離寒暑兼策曩數

南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輸關外一區悵

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

比陸無錐室無趙如詩序曰暮宿河南張望許慎曰鍾山

日之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

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祿微賜金而權同娛者

賜金娛老謂疎廣也扣菱燔枯此焉自足

已見張景陽詠史詩謝承後漢書

都釣魚大澤折筴而坐以蒲薦肉瓢瓢

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

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

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漢書武帝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臣

豐等離心功勳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關

詩陸機緜構草昧敢叨天功

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獄訟誣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獄訟誣謂示民同志

越石勸進表而隆器六名一朝摠集

與器不可以假人顧已反躬何以臻此

白水列宅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前都賦東觀漢記曰

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

之存存諸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

車駕幸祐弟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

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鄭問猪疑資用乏與同舍生

取青紫如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陸機顧譚謀曰遷吏部尚書
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
遠惟則哲在帝猶難
曰在知人禹曰成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
所歸惟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
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
好獎拔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
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記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
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
美其談則聲名不足募金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
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
因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十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其
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其
餘得失未聞偶察重切矣機暫發顧無足算
魏志曰王
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在魏則毛玠公方居
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晉則山濤識量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
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量公正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
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量公正

以臣况之一何遠落
世說表彥伯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毛詩序曰禮義陵遲
世說表彥伯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華僑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
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

舉用碑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
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
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開
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

之歎金章盈笥未詳
靈帝即位時侍中
曰貂不足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

狗尾續
淮南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
豈宜妾加寵私以

之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常侍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為文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

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拔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為蕭侯范曄

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

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

後封雍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

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以親封

禹為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

介免胄禮義是創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

初從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繫弓戟上

時令人視吳公方何為還言方作攻貝上或策定禁甫

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或策定禁甫

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

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或盛德如卓

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茂或師道如相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

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相榮字春卿沛

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

侯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

侯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五侯外戚且

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戚且

非雀鬣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正根王逢時而

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既

義異疇庸魯益乖儒者帝疇爾庸後嗣是膺雖小人貪

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曰相者

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無富貴易農而仕東

朔戒子書曰飽食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

安步以仕易汪字玄平善言

玄理為吏部郎徙吏部 尚書徐充二州刺史 爰在中興儀刑多士 中興謂元帝也 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 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入

人養舒噴散精戴大臨老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入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謂 高祖少連風秉高尚 主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 所富者

義所乏者時 宣義謂段于木已見魏都賦 薄官東朝謝

病下邑 王僧孺范氏譜曰少 先志不忘愚臣是庶宜去

歲之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 典曰齊

求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 雖千

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 東觀漢記馬援與楊

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備太子書 廣書曰車丞相高祖

以訟之然曰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

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隨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

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

司空爽自被徵命及 登台同九十五日 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

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 尚書伊尹曰臣為知

其不可不敢妄且陛下不棄管蒯愛同絲麻 左氏傳君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

雖有姬姜無棄憔悴 無復貳 來稿康嶺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 矜臣所乞

特迴寵命則曩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

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薦表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

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彦昇

臣主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求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

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充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

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統

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辨統塞耳所以掩聽也統古冕字

繞古纒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

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爰蓋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

傳馳不測之淵雖責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西

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

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下聘六飛馳不測老子

曰和其光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詩曰振鷺于

而和其塵白駒空谷振鷺在庭元彥表毛詩曰振鷺于

飛于彼西雍我答猶懼隱麟卜祝藏器有保曰僕之先

矣止亦有斯容

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海內荒亂立為世

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西列仙傳曰閔令尹喜內學老子

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

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

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漢孝文帝駕從而論之非取製於

一狐諒求味於蕪菜王集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

為味五聲倦響見工是詢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蕪采

策秀寢議廟堂借聽真山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

地班固漢書曰叔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

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早已見射

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
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勢門上品猶當格
宣令臣之職也微倖已見李令伯表

以清談

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

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左太冲詩史詩曰世胄躡高位

英俊沉下僚

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字思晦七

葉重光海內冠冕

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寯字思晦大尉

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為寯碑亦云寯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乃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暕見覽生導導生治生珣珣生暕首沈約宋書曰王僧暕暕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

書曰宜重光晉中興書庾冰

神清氣允迪中和

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出世神清者者欲不能亂蔡洪張錡狀曰錡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

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減榮緒晉書曰備拜字叔寶好言玄理拜

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心可以情怨非意相下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論曰王平子胡毋彥因諸

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

廣曰各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居無塵雜家

後進

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有賜書

班彪幼與兄同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

辭賦情新屬意玄遠

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

室邇人曠物踈道親

毛詩曰處各位維不肖不患物不親已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平勢利不係乎不肖與

養素丘園台階虛位

遠送孔令詩宣庠序公

朝萬夫傾望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李則三代

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

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穎陽人也魏

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命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為李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

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藩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

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詔議既筆耕為養亦備書學東觀漢記

貧為官備寫書投筆嘆曰又夫獨不效傳介子立功絕

域之地以封侯安及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漢

書曰班超為官備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

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所寫既畢誦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鸾晉陽

讀亦編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

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

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

因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大亭左右一小屋安止毋使

後入亭編楊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

柳簡以為經

商宮故事

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表甘泉遺儀

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畫地成圖抵掌

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前畫地成圖抵掌

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駢廷鼠有必對之辯

竹書無落簡之謬郎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災災

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休對曰鼠也詔

問何以知之彼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彼言賜帛百

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枝兩行科斗

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

庶皆服其博識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

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諱言訪對為世純

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未衷曰質問也

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戎器善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京之

秘寶論語子頁問曰賜也何如子誠言以人廢而才實

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

周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蕭子顯齊書曰

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賁子零

略不同疑是景本辭多冗長

生彥昇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

封南康郡公臣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

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

曰亦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以下而深鑒止足脫屣于乘左氏傳王曰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

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必義有歸左氏

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

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會字暉通兄根常破病純

病困勅家承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

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

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

滅之甚可謂誓乎鴻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篡後

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絕

終天天道無終而云終天亦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墳既掩葬終天關幽壤潘岳京東遊

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

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

也札雖不才願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

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

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表不然投身草澤苟遂

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

良范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

子良立碑

任彦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

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

名少則陵谷遷賢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蒞諸

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

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

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廟善長水經注

年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

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由是崇師之

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

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

故精廬美啓必窮鐫勒之盛東

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

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

陶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其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漢

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其治不以主立而不行其政令也器天配帝則周

公其人周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

若夫一言一仁似盛德之風孟子

道非兼

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周易曰有周萬物而道濟

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人之云亦忽移歲序言曰人之云鳴鶴東徙松檟成行

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鳴鶴以喻焉吳均齊

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憐之又潘敞

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讓憂懼不取朝事而子良處

毛詩序曰鳴鶴周公救亂也成王未及周公之忘乃作

詩以遺王名之曰鳴鶴焉說死曰梟與鳩相與鳴曰子

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向梟曰西去之人皆惡我聲

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

猶惡子也左傳在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

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

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

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

史斯謂之人蓄油素家懷金素已見吳都賦葛藟

二藩也與梁相也景山劉煥贈五官中郎將

鈔筆行瞻彼景山從然望景山劉煥贈五官中郎將

詩曰望慕昔豈昆初林雲碑晉令曰諸葬者不魏舒之

結不解昔豈昆初林雲碑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

亦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

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國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

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

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關待罪朝

廷關之尤嘆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

規褚淵碑即王公後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

沈約及孔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樵薪識其禁驢長陵輜軒不知所適禮疏曰樵薪

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蠹

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里閭孤
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里閭孤
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建武後漢書曰
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策名委質為一紀左氏傳孤突曰策慮
先犬馬厚因答列女傳曰深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
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弊帷毀蓋未葬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
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皆得式黃泉
奉蠶蟻延叔堅戰國策論魯為王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先用填黃泉為王作壽以御蠶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
如鎧甲連以金縷皆蠶為蛟龍亭鳥鳳龜龍之形所謂交
龍王匣陛下弘獎名教不備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南浦迎喪北陵送葬既由逢前施實仰觀後漢儻駿杜預山

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
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流葛山下
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
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州諸軍
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
其遺愛如此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以下

文選卷第三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書
印

五十一

文三十八

二十八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林郎太子高華錄兼悉軍事宗師館學官李善注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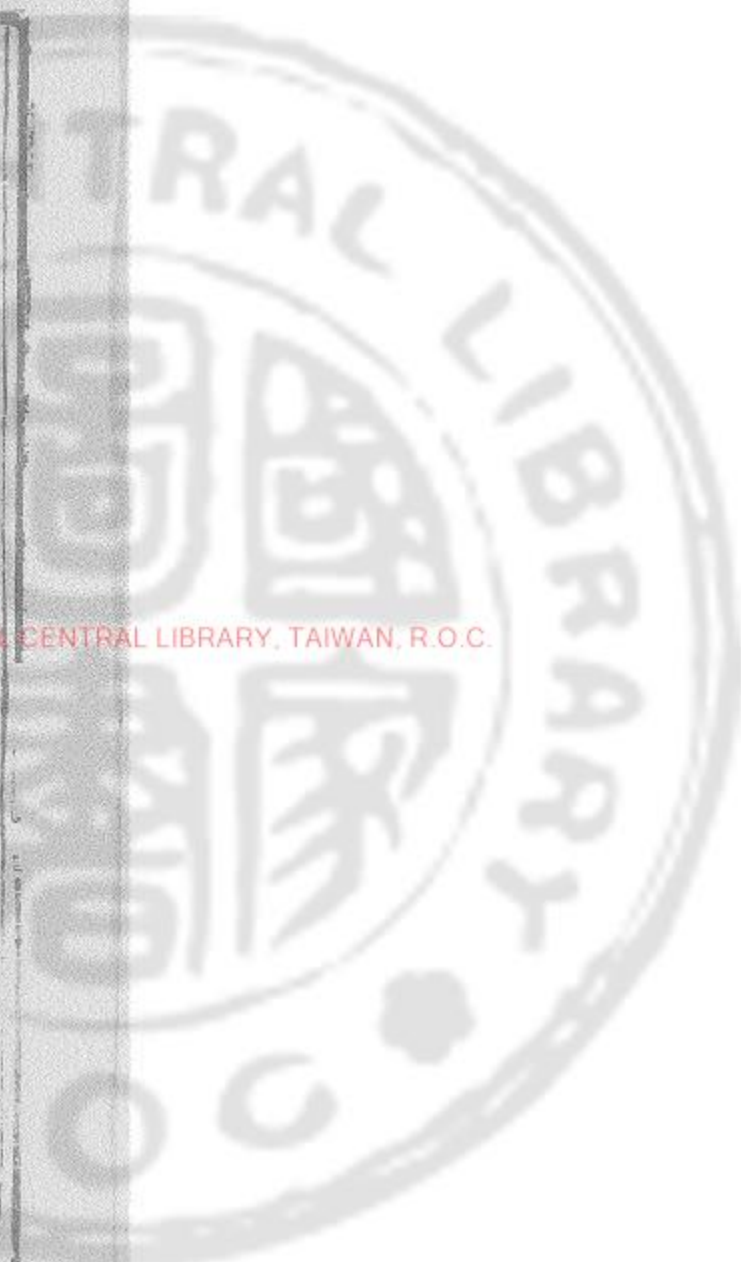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首

枚叔奏書諫天王涇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昇奉答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既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爲其主游閒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於戎又東得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

百里奚於宛

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

賸之楚人許與之

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塞菽於宋

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塞菽夫來邳豹公孫支於晉

左氏傳曰晉郤芮至鄭不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

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

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

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史記曰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疆

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

剛切五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

郡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軍陽驛之云孝王

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

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

又曰武王少張儀死武王謂其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州

竊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

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

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成臯縣名

楚二縣也蓋秦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使之西面事

秦功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

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辛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推重諸侯昭王乃免相

國逐華陽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

君關外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踈

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

陛下致昆山之玉存和隋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

南王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垂明月之珠服太阿

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乘纖離之馬建翠鳳

之劍將作鐵劍二枚二曰歐冶子干之旗樹靈鑿孫即曰織離蒲稍皆馬名鄭此

數寶者秦不生焉陛下悅之何也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星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

五卒八

文三十九

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駛決驥蹄不實外厥周書曰正北

廣雅曰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

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娛心意悅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切於元珠之籍傳璣之珥阿縞

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珥也

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

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之他皆類此而

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開

俗夫擊瓊叩年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

也說文曰瓊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鄭衛桑間韶虞武

也金瓦器秦鼓之以節樂走甫友切鄭衛桑間韶虞武

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

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今棄叩金擊瓊

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

觀而已矣高誘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

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齊之謂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交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於秦可寶者多主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

有曲臺殿懸衡天下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為援也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聞城不依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石所殺死也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六齊望於惠后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帝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閱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元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

城陽顧於盧博 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慶喜故顧念而怨也

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遷殺也漢書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 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

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憤不能為救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

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胡馬遂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蘇林曰青陽水名也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 吧而背約要擊我南郡

東越唐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 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然其意欲破吳天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大王患也

為吳人輔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

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

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聞蛟龍驥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霞雨成集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魚名

善曰底與祗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先敢自進於前漢書王

莽傳曰遊者為之談說

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政易精

則無國而不可奸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

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

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

無忽察聽其至

善曰劉歆周易注曰臣聞執鳥至鳥累當

如一鶚

孟康曰鶚大鵬也如淳曰鶚鳥也諸侯鶚也天子如淳曰夫全趙之時趙未分之時

應劭曰後

武勇鼎衣服服叢臺之下者曰成市服度曰高

盛玄黃服也臣瑱以為鼎主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帝子幽王

友也呂后殺之甚今况字也

淮南連山東之依死士盈朝不能還

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議不

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

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故願大王審書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秦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瑒以

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漢儀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

壤子主梁伐益以淮陽

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

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盛

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盛

晉書注以卒仆濟北囚第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

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

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

平等勸王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也善曰今天子景帝

共反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

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諫言周鼎在泗水中

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過計於朝服慶曰則

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

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

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

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

大破張曼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云其城陸擊則項

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

曰言國家不可願大王熟察之

庶幾得之也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

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

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

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

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

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
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
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夫精誠變天地
而信不諭兩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
曰盡其計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
願王知之也訊考三曰問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
敢斥王也訊考三曰問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
之知與前辭同不

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晉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善曰韓
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
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別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
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別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
也別其右足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善曰史記曰始
相始皇崩胡亥立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斯具五刑者也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顏
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善曰以其
後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鴛夷
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
馬革為鴛夷鴛夷搃形曰取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
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
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
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也善曰家語曰孔
子之鄰遭難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別
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事
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
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
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秦王秦王必
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於期遂自剄徐廣
曰搃丁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
馬劫

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

劉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

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

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

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

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而死白圭戰云六城為魏取

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中山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

而怒食以駭馱孟康曰敬重蘇秦錄有說也白圭顯於中山

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文侯投以夜光

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女無美西宮見婚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曠引脚於宋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二相

人之腹也郭璞三蒼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

解詁曰曠勝蓋也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及牛酒隨魏中大夫馮賈使齊齊襄王賜范睢金千斤

公子魏齊使舍人笞擊范睢折脇摺齒得此二人者

皆信必然之畫指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

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雅曰

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雍一龍切徐

衍負石入海善曰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

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善曰言比曰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

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故百里奚乞食

於路穆公委之以政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

戚飯牛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相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行歌相公任之以國

此二人豈素官於朝借

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

昆弟不能離豈感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

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

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孫相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宋信子舟之計囚墨翟

音任善曰未詳也舟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一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

銷骨

國語冷洲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銷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云積毀銷骨謂積毀

銷骨

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善曰齊任子臧故威宣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

於世繫哥偏之辭哉公聽並觀

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

偏也尸子曰論是非非者

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

善曰史記

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解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鄆鄰人

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

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

六十一

賢善曰史記曰燕王會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

而立平公齊國政皆歸田常為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者觀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猷也天

晉文公親其雥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初獻公使寺人勃

見於公是呂卻莫芮畏伯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

而二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

裂之善曰商鞅車裂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

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

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處立相進

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處立相進

知其非已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

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

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

於士善曰於士所求則禁之狗可使吠毒而跖之客可

使刺由善曰由許由也跖盜血臨也韋昭曰言恩厚無

非其主也戰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刑

音吠並同

音吠並同

音吠並同

CENTRAL LIBRARY

軒湛七族要離燔妻子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音張晏曰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柢音帶善而為萬乘

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也容形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柢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志善談或為游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善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量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朝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佐荆軻之說而以首竊

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周文獵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涇陽卒見呂尚坐茅衣而漁戰國策白范雎謂秦二

七

曰臣聞呂尚馮文王立為太師史記曰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秦信左右而西周用鳥集而

玉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坐蒲率何則以其能越拘攔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諂諛之辭而於帷牆

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使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此

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戀也善曰列士傳曰鮑

鮑焦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跡此焦之有臣聞盛飾入朝

黃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

廋車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使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
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
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而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力士孟賁水行不避

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賁育之勇焉而死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冥然今陛下好凌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軍之清

鷹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

CENTRAL LIBRARY

功雖有焉獲逢蒙之伎亦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是胡越起於穀下

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楹之變

張揖曰銜馬勒也楹駢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白郊之曰況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存飾楹而

後鞭策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

為丘前有利物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非於未萌智者

過危於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

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欄也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臣願陛下留意垂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講為逆也乘

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

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

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上不絕三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

淮南子注曰三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

於臣乘言矣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

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

隊文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

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

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

紅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激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

問不容髮矣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

百舉不隨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

秋得乾圖曰安於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窮之極樂

善曰弊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

乘車崩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親師古曰

奏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

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漢父曰人有畏影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厥陰而休影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孫卿子以為有蜀梁欲

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

也。滄寒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

養由其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

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

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胎服虔曰基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善曰自太山之雷雷切。穿石殫極之統斷幹。非

木之鐫漸靡使之然也。天銖銖而稱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博四萬六千八寸銖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

始生而藁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抵。善曰尸子曰千六

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磨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注砥磨石也

CENTRAL LIBRARY

其毒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立臣願大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
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

是復諫
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

善曰胡戎為難舉
兵而却也漢書曰

金城郡有榆中縣

南距羌苻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東

比君長十數苻都最大苻在洺切六國已見李斯書

六國乘信陵之籍

善曰漢書音義曰死

秦有地資也

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

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眾修戎狄之義

顏師古曰修意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羌苻此其與秦地相什而

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

今天譏諛之臣為

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此言於漢

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按必無事矣

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蠅蚋而說切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

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善曰謂誅晁錯也錯為御

史大夫故

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益而居過於中

國韋昭曰隱匿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軍行數千

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

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轉粟西鄉

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

日給耳臣瓚曰海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宇禽獸

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游曲臺臨上路不如

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深壁高壘副以

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

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此莫十不然漢知吳有

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

頭郎習襲大主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善曰吳饑車

水戕者栗固守以福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以

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問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

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四國不得出兵

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齊比菑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

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鄒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

里梁下屯兵方十

里言王必見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
制於此地之北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顏兵不得下壁也謂將兵在吳軍
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誦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

振風龍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其臺

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毋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龍入也

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

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

齊之崩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

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也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

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

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

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

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

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

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

詩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

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願

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焉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

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

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樞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

買名聲於天下

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大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

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曰者謬得升降

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

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

師兵上方向李鄭寬中張禹朝夕入何常不高影凝嚴

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側身高林禁者乎

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自竊慕大王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倚

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

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因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

白表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表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

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免馳去至闕問法雞鳴出

如食頃追至闕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官常統三居五為死三為大

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大

王恩以恩光顧以顏色

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及已也曹植臨歌曰長

者賜顧也秦實佩荆銀黃金

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

矣燕册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也而觀軻拾瓦投盡太子

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威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讎也豫讓

曰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常欲結纓仗劍少謝

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子路曰太

孟轲曰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君與一
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莊子奔桐弔曰今於道秋毛之端方分未得處一馬剖
心摩踵以報所天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不圖小人固陋坐貶
謗鞅揚博書曰言迹墜昭憲身恨幽周陸機調內史表
為誅履影弔心酸鼻痛骨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始太子丹謂趙武曰今秦王反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
之辱君子以屬義為辱是以每念來忽若有遺李麥
武書曰每一念加以涉旬月追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
至司為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
色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沉陰蔡邕月令

章句曰陰者密雲也非木石獨與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少卿書曰身
法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盡而繼之以血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
楚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之鄉曲之舉然嘗聞君子之行
矣燕丹子夏扶曰士死鄉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則於
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谷口鄭次則結綬金馬之庭
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
高議雲雲之上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子之頸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俱於丹冊並圖青史漢書田高祖

于之頌而制其命身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寧當爭分寸之未競

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寧當爭分寸之未競

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詰子產書下官聞積毀銷金

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

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先

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

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西士長後從王朝京師得

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為吏察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

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昔无父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

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

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司馬遷任少卿其言曰絳侯誅諸呂至如下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貴新垣衍秦接與之

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然不肯受

賢行歌而志歸楚往接與已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

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崑光字子陵會稽餘姚

各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若使

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寶亦當錘口吞舌伏匕首以殛

身莊子曰錘黑翟之口燕丹子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趙悲歌之士乎離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先生謂

鄭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

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

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尚書

大夫悲歌慷慨者也

六十七

官當何言哉

司馬遷書曰如

夫魯連之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貴新垣衍秦接與之

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然不肯受

賢行歌而志歸楚往接與已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

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崑光字子陵會稽餘姚

各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若使

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寶亦當錘口吞舌伏匕首以殛

身莊子曰錘黑翟之口燕丹子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趙悲歌之士乎離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先生謂

鄭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

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

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尚書

大夫悲歌慷慨者也

六十七

勛欽明管子曰天
 下有道人樂其業
 雲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
 壁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
 土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蓋在代郡飛狐
 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
 山陽原蓋
 在太原
 莫不浸仁沐義
 義會賢贊智備音撰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桎梏而下官
 景飲醴黃英為曆宋均曰昭景謂景星所始也
 抱痛圓閉含憤獄云
 鄭司農曰圓上獄城也一物之微
 有足悲者
 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
 仰惟太王少
 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鴻亭之鬼無恨於灰
 骨
 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而夢見五丈夫倚
 徙構死罪公問晏子曰昔光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

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
 同穴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政於梧丘
 謝承後漢書曰舍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
 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
 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
 奏之殺壽列異傳曰鵲奔亭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
 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一首

歌卿雖諫於言辯於
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彥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

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託情風

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

未快

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閔靡之什魯靈雖漢在四世魏

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寧

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南風之詩其詩曰商風之薰

方可以解吾民之愠方南風之時方可以阜吾民之財

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

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

也使物茂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

長之樂也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日暮

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臣早奉北能潛與晉馬而入

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也晚屋與天飛比嚴徐而

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禮晚屋與天飛比嚴徐而

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答賓賦曰淫蟠天飛者

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一疏言世務上召

見乃拜樂安昔為郎中又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直

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取亦不亦表於

簿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君論

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王曰唯我知

堯集有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地速雖效鄒已彰

辯才論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賦曰

鄒益著聞續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出

願切固識所實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卞彬字士

謝官至緩建太守卒齊陰卞錄曰壹字

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無兵為尚

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曰六軍

隨從俱為賊所害贈待中開府謚

忠貞公聆音真忍切所休于切

任彦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昇鄭義泰宣勅當賜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墻鑿臣門緒不昌天
 道所昧忠違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悵悵王隱
 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
 道卒於明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隱淪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
 中自有樂地相子新論曰而年世負遺孤喬淪淪廣雅曰
 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淪而年世負遺孤喬淪淪淪淪淪淪
 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音里牧哀歌相子新
 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論曰確
 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取其上也感慨自
 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
 効於方今社頹左氏傳序曰弘宣祖聖不伸長子昌言曰
 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本德施惠非求報

於百壺餘列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八元命苞曰文王
 姓也壺餘列不泯固陳力於異世積苦所潤之餘烈論
 語子曰周任有言曰但加等之澤左氏傳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澤左氏傳
 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異代
 等死王事加一等戰國策類觸
 致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謂齊王曰秦
 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
 悲荷之至謹奏啓事以聞謹啓

啓蕭蕭大傳固辭奪禮一首

劉璿梁典曰助為尚書鄭中郎父夏
 去職居喪不知歸未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
 室再三周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彦昇

助啓近啓歸訖庶諒窮款奉被還言未垂哀察悼心失

圖泣血待旦

左氏傳楚薳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

鵬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鎔造鎔所以行銷鐵也

祈榮更為自拔

論語曰子張學干祿 虧教廢禮 曾聞視聽

正衝教而廢禮豈敢聞白於視聽哉

所不忍言具陳

啓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

啓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

代耕非經通之制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設歲晨昏之半

禮記曰命士已

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自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九為人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膝下之權已同過隙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若駒之過隙然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

而遂亟之則是无窮 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楹棟流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二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

何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

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饗也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也

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占祭

晨暮寂寥聞

苦覓

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 若無主

碑蒼曰間靜也喪服傳曰无主者其无祭主子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變上書曰成身无兄弟到官之日喪祭

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呂安答稽康論曰易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若濡然降臨賜寢嚴命

孟子曰區宇又寧周

治所被爰至無心

韓詩外傳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錫野之人儻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

廣毛詩曰孝子不

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三十九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祿郎中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奏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敷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二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在元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彦昇梁典曰高祖即位助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却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緩却也有前一尺無却顧望避敵

逗撓法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緩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至乃趙

母深識乙不為坐史記曰趙王將使捕括括為將其母上

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

稱矣得無坐乎王詳諾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

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是知敗

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

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語

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

逆天之道者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

暫憂疆土。師薄伐所向風靡。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儀狄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亂，斫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錢東大將軍司馬仙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曰塗。潤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而司部懸囑，斜臨寇境。分郢州為司州。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法曰：狡，狡猾也。左陵弊，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

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州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降。及城陷，捕其餘衆，求其屍，卒不能得。率厲義勇，不顧命。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漢書曰：武柳尉李陵將兵五千入，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是暉後漢書曰：耿恭守柏完，為成已拔尉恭以踈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六虜勇以為神。明引去也。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恐救兵之不專。

英雄記曰袁術嚴兵則單于之首又懸北關漢書宣帝

為呂布作聲援子斬樓蘭王安歸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書

首懸之北關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

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

士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通注晉起居

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故使蝟音謂結蟻聚水草有

依漢書曰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及者蝟毛而起吳志曰

邊地逐水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

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遂令孤城窮守加屈

也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

威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接左

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CENTRAL LIBRARY

取而退師延頸自貶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

司州彼圍詔荆郢發兵往接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

軍至三關頭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

某綠邊景宗不能禦示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

名也管子曰民無事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

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貶伊戚陳琳

檄豫州曰傷夷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

折躬切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魯疆疆吏來告公

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不有嚴刑誅賞安寘

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服西征賦曰峻徒

也王隱晉書庾亮自勅曰醉酒不迷昏亂儀度即主首

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漢書衛青多幸曰臣幸得

侍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拍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
 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蕭何上曰諸君知備乎曰知之未上曰知備狗乎曰知之
 蕭何上曰諸君知備乎曰知之未上曰知備狗乎曰知之
 上曰夫備能走得獸者功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
 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
 臣莫賞我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
 敢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負檐裁弛鍾
 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負檐裁弛鍾
 鼎遷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燕於負檐君之
 楚列鼎而食廣和戎莫効二八已陳晉侯以女樂二八
 雅曰列陳也和戎莫効二八已陳晉侯以女樂二八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墨子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墨子曰
 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潤草塗原豈獲
 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潤草塗原豈獲
 自已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

宗之存一朝棄甫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
 腹棄甲而後生赴是死氣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
 何人斯居河之涓又曰有靦面目視人固極昔漢光命
 毛萇曰靦也鄭玄曰汝姪然有面目也昔漢光命
 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魏武置法案
 所殺長史得繳以為國室坐知千里也魏武置法案
 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任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故能出
 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蕭通說韓信曰功無料
 敵制變萬里無羞趙威謀靡亢敵奉而行之密貝弘廟
 築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惟此庸固理

絕言提音起居注宗公表曰臣寔庸固自逆胡縱逸久

惠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聖朝乃顧

將軍書馬融禮記曰聖朝西顧同執愍被司泯致辱

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

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殺

侯之獄言其負臣謹以効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

常削爵主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

經胡卦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沙烈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

未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

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首羊傳曰

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

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詒臺許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

年劉氏喪立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

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

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疾
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
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房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
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
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福檢如
訴狀輒攝整士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士父
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士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不應入眾整便留自使
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眾奴整

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寅
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
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正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
眾整復至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音貨得當伯
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具得錢七千整兄
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亦當伯是亡夫私
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
取不應充眾准崔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便進
責整正婢采音劉整竟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兒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
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
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
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
何意打我兒整母子兩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
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
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
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貢
寅妻范奴苟奴列媛去三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
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

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
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
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牀粗
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媛被奪今在整處使悉
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
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
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絙應洗之源變之獄官悉以法制
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臣謹案
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關關葺各教所絕史記太史
自閭閻歷諸侯屈辱曰關葺尊顯諱諛得志世說曰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